尚書精義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精義

（四）

黃　倫　撰

尙書精義卷二十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張氏曰。君民之勢。疑若甚遠。而不相侔也。盤庚之告。必登進之。則不壓之以勢。所以密邇之而從其羣己也。明聽朕言者。欲知上之意也。無荒失朕命者。欲其勤上之事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無垢曰。既聳動之矣。則又嗟歎以感激之曰。古我先王。前後相傳以心者。無他事焉。惟民之承敬而已。何以敬之。蓋民至愚而神也。至弱而強也。卽天之聰明與明威也。敢不敬乎。惟君以敬民爲心。而民亦以保君爲心。要之終於一心而已。同氣而異息。同心而異形。相與同其憂感之事。以觀天時之往來。東西南北。惟天時之從。浮言之義。槩可見矣。故天時在亳。則遷于亳。天時在囂。則遷于囂。天時在相。則遷于相。天時在耿。則遷于耿。其敢有私意者哉。其敢有倡和險膚。傲上從康者哉。

呂氏曰。我先王蓋順從民。民一有所欲。先王未嘗不順從之。先王順民如此。民亦不敢違我先王。故保我先王。而與之同其憂。以此君民之情便通。惟君民之情通。故我先王爲事。天時既至。便隨天時。而爲

之浮隨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無垢曰。是殷降大虐。先王不以懷亡爲念。而必遷也。然而其遷。豈快耳目之娛。便心志之適哉。以民爲心而已。視民之所利在于何地。則隨民所利而遷之。汝何不念我先王之德。所以聞於後世者無他。惟敬民爲心而已。惟以敬民爲心。故有喜樂康寧之事。則使汝共享之。今我之遷。以此邦將有蕩析離居之憂。而毫殷又有喜樂康寧之事。故不敢違先王敬民之心。挈汝以遷都。所以避害而就利也。非謂汝有罪犯。當受遠謫之罰也。不知汝何苦而不肯遷乎。患至而後思。禍來而後悔。亦無及矣。張氏曰。商之先王。遭天所降之毒虐。不得安其居處。於是不敢以舊邦爲懷。故湯至祖乙遞遷。則其不懷可知矣。厥攸作視民利用遷者。言其所作。視民所以便利。則從而遷矣。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無垢曰。今我所以如此呼汝等。懷此新邑者。非謂我求耳目之玩。便心志之適也。惟汝等之故。欲使汝喜樂。使汝康寧。大從汝之本志耳。民之本志。欲喜樂康寧。今此耿邑。將蕩析離居。使民憂而不喜。迫而不康。然而下民見不及遠。識不到微。反違其心志之所欲。非先王有以指示。則是坐視斯民。趨而之死地也。舟所以濟川也。新都所以圖安也。乘舟而不肯濟川。則所載之物。皆爲臭腐。有新都而不肯徙。則

生生之具。皆爲棄物。

張氏曰。顧、和也。顧茲新邑者。以遷於此爲和也。懷、歸也。懷茲新邑者。以遷於此爲歸也。上浮於天時。下順於民事。此之謂若。率所衆感。使之惟喜康共。此之謂顧。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此之謂懷。盤庚之所若顧懷茲新邑者。亦惟汝民之故。以不從厥志而已。

呂氏曰。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此蓋已在道路中。民尙有遲疑不肯遷之意。盤庚恐其遲疑。則至於害事。故多所譬喻。以告曉之。謂今之遷都。正如乘舟一般。乘舟須是便渡。不可遲疑。若遂遲疑而不渡。必將臭腐其所載之物矣。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無垢曰。不屬者。不相接續也。進聞我諄諄之言。則有遷意。退受小人聒聒之論。則又懷安於此。豈有他事哉。原汝之病。所以如此者。止據目前之安。不謀長久之計。不思災患之來。是大相勸趨於憂慼之地而已。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盤庚之士大夫乎。其誕勸憂之謂乎。止欲爲今日之患。憑恩就短。而不知改。不復聽上之號令。終以不寤。非陷於刑辟。則陷於患害。其死也。可立而待。復何得生在人上乎。

張氏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則民屬於君者也。今爾衆民。不以誠信而屬君。則無攜貳矣。故至於違上之命。不適有居。此所以沈陷於禍患。而莫之或知也。　又曰。常人之情。貪朝夕之安。不虞患害之

在後。是不謀長以思乃災。故不遷也。適所以勸憂而已。勉進之謂也。相勸以善。則有可樂之道。今不謀長久之計。以思其災害。其爲禍莫大於此。是謂之勸憂者也。

呂氏曰。忱、誠也。屬、聯屬也。惟其信盤庚不可不遷之心。與安土重遷之心。兩者交戰。故信盤庚之心。不相聯屬。盤庚言。汝若信我之心。不相聯屬。汝惟相須沈溺於水中也。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言遷都機會不可失。令遷都只有今日。後將無日。汝若不乘今日便遷。汝將爲水圮壞。連汝生業。如屋舍。如畎畝。盡爲水所圮壞矣。如何存留得生業在上面。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迂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無垢曰。臣民聽上號令。此本心也。本心則一。不知聽上而唱和險膚。此二三其德也。一德則言可道。行可樂。而遺芳千載矣。二三則言爲無根。行爲不道。是遺臭萬世也。小人欲爲姦者。必倚民之身。以爲重。迂民之心。使從惡。其心以謂。一心不足以動上。故鼓動衆人。呼吸羣類。以逞其姦。必欲得志而後已。盤庚故諄諄告戒。使遷新邑。以迎續民命于天。其心可謂仁矣。夫唱和險膚。搖動國家。使商鞅當此。必曰腰斬。使李斯當此。必曰族誅。然盤庚乃方亶其有衆。登進厥民。丁寧辛苦。若父兄之訓子弟。豈以刑戮威之哉。方將奉養斯民。置於喜康之地。吁。以刑罰驅民者。乃鞅、斯之學。以訓誨待民者。乃先王之道也。

張氏曰。夫物成則馨香。敗則臭穢。馨香人之所愛也。臭穢人之所惡也。民不聽上。而惟肯以沈。則其爲惡莫大於此。故告以無起穢以自臭。然而民之不聽上命。蓋亦在位之人。無以率之故也。

陳氏曰。民愚無知。恐有倚其身使不直。迂其心使不正。不直則身亡。不正則心亡。內外俱亡。汝民亦淪胥而死矣。我將導迎接續汝之正命。使汝皆正以生。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輩乎。奉此事以畜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無垢曰。予所以不忍用威刑。以治汝罪。而奉養汝衆者。以念我先王。曾勞動汝先祖。同成此大功業。汝實先正子孫。我當念舊不忘。是以大能進用。汝於士大夫之列。方且誠心訓誥。以懷來汝心。庶幾回心易慮。同此遷都之舉。汝知其所以然乎。

呂氏曰。言我之所以遷者。我蓋念我先神聖之后。已曾慰勞爾之祖先。今日烏得而不羞養爾。蓋前日之民。便是後日之民。我之所以遷都。緣要懷安爾。故如此。我若不要懷安爾。我又何苦如此。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無垢曰。儻我順汝之意而不遷。權柄在下。綱紀倒植。是失于政也。儻我隨汝之意。而不遷。懷安懷土。不知避害。是陳于茲也。則我先王在幽冥之中。將大降罪疾曰。汝何故怯懦而失于政。汝何故愚暗而陳于茲。使萬民坐受此患禍之虐乎。是我之遷。畏幽冥之中鬼神之見誅矣。我不遷則鬼神降罪疾於我。

夫得罪於人君。尙可辯說以逃罪。得罪于鬼神。雖有辯如儀、秦。巧如恭、顯。其能解免乎。是知聒聒之衆。止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天也。

張氏曰。生生者。進進之謂也。夫物生則進而大。故生有進意。汝萬民不從我以遷。是不能與我進而同心矣。夫民之所爲。既不與君同心。則是不能比輔其君者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無垢曰。古我先王。既與汝祖父。同其勞苦。以安養斯民。汝今爲我養民之官。亦當與我同心。如汝祖父之於先王可也。今乃不能繼汝祖父養民之心。而汝包藏賊心。以害斯民。今乃坐使民趨于死地而不顧。非賊心而何。蓋汝祖父。與我先王相爲安危者也。我先王見汝於此用心。故將降罪罰于汝。以安汝祖父。祖父亦欲安先王。故斷汝而不收。棄汝而不錄。不救。以安國家。汝仍趨于死地矣。至於此時。雖悔何及。

張氏曰。亂政者。治政之臣也。同位者。與之共天位也。亂政之臣。當以德義事其上。今乃務足於貨寶。則是懷利以事其君者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於是安土重遷。以非義爲民之唱。其罪莫大乎此。夫幽冥之塗。雖若異致。然鬼神之情狀。其與人不殊。人之所好。彼則從而福之。人之所惡。彼則從而禍之。盤庚之遷。始告之以人事。既不聽從。於是又告之以鬼神之事。蓋亦因其俗之所尙。而導之者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無垢曰。不易者。蓋言一定之理。不可改易也。順之則有福。逆之則有禍。汝當永敬我言。無或中惰。當大恤我言。無或輕忽。庶幾汝心變易。上下情通。億萬人之衆。若出乎一家。遐荒僻陋之遠。若處于一堂。而無相絕遠矣。夫上下之情。不通則爲否。上下之情通則爲泰。又曰。蓋人之心。本自明徹。萬里森然。惟舍此以合浮議。則此心陷于浮議中。而顛沛錯亂。不可復反。儻分其心。而不爲浮議所搖。則能從吾遷居之長計。而吾之中道見矣。夫人心本中。但一陷于偏陂。則其中蔽。且迷東西者。看斗柄。逃空虛者。喜足音。世皆偏陂。儻非賢君爲之指南。則中道何由而見。今臣民能聽盤庚之言。則心安平。中道見矣。

張氏曰。分者使之別其善惡。猷者使之謀其從違。念則思之而不忘也。惟能分別善惡。而後能謀之得其當。而後能念以相從矣。設中于乃心。則無依違顧望之累。而惟義是從。能惟義是從。則知向之不從以遷者。皆違義矣。

呂氏曰。我告爾不易永敬者。教之敬于久。勿敬于暫。大恤者。教之恤其大。勿恤其小。當時人見盤庚舉其先祖父以教我。誰不知敬。後復爲安土重遷之心惑亂。則敬心去了。如此乃是暫時之敬。非久長之敬。當時人顧惜貨寶。而憚于遷徙。是但恤其小者。到得被水患圮壞。雖性命亦不可保。是恤其小。而不恤其大也。又曰。設中于心。庶幾不失之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誰無者箇中。何待於設。孟子說道。是求其放心而已。心何用求。求生於敬中。何用設。惟是民見得傍一邊。不見者一邊。便偏了此心。而不

是中。烏得而不設。

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玆新邑。

無垢曰。盤庚遷于新邑。正欲丕變敝俗。一登於先王之世。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容有凶殘小人。得與於其間哉。使凶殘小人。得聞此戒。姦心消縮。善心油然。盤庚之所願也。

張氏曰。不能順命。則爲不吉。不能循道。則爲不廸。顚則不能以自立。越則不能以守中。不恭則不能以欽上。柔聚于外而爲姦。剛窮于內而爲宄。乃有不吉不廸。顚越不恭。則暫遇姦宄。其罪之輕者。則劓之。其罪之重者。則殄滅之。蓋其教之之篤。則其刑之之重。不爲過矣。以謂不如是。則無以威之使畏。而事無由濟矣。

呂氏曰。今日過者一縣。明日過旁一縣。謂之暫遇。是者般時節。姦人易得因此爲姦宄。他平日所以不敢作姦宄者。必謂人識我姓名住處。容易捉得。所以不敢。至別暫遇處。必說是我暫時去此。縱我作姦宄。明日便去矣。又誰識得我。又如何捉得我。此是道路之大病。故盤庚須要子細根治。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無垢曰。謂自今以往。各務爲生生長久之計。永使汝父子兄弟夫婦。上下熙恬康樂。與我國家。同享安榮也。

史氏曰。勞於從事者。天下之常情。巧於誘民者。人君之智術。自湯至於盤庚。遷都者八。而見於經者有

五。斯民跋涉於深險。奔走於寒暑。提挈抱負。區區怨怒。至是而懷土重遷。蓋其常情。無足怪也。盤庚於是。可不巧爲誘掖之說。而動其不回之心哉。言自今之遷。建立家室。一勞而無忤。一定而不改。生聚于斯。當不復爲前日之紛紛矣。誘掖至此。豈智術之得已也哉。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無垢曰。盤庚既到新都。晝參日景。夜考極星。以至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以定官府萬民之居矣。國家一新。民居一變。向來衰敝之風。奢侈之俗。亦一掃不見蹤跡矣。然後可以興治化。而變易民心焉。

呂氏曰。此是已到新都時。乃安民之所居。正厥位。是分都邑。立宗廟等事。夫定宗廟非小事。何故在奠民居之後。蓋盤庚之遷。爲民而遷。故纔到。便使民就安穩處。此亦見得盤庚先民故也。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無垢曰。既遷而奠居正位矣。乃安慰衆人曰。汝等當敬以立身。勤以厚生。無或戲怠。當勉爲生生之計。以安以養。以葬以祀。立此大命也。惟不戲慢。則能建此大命。惟不怠惰。則能勉此大命。盤庚上中二篇。以刑罰儆勵臣民。今既遷矣。敷心腹腎腸者。展盡底蘊曰。汝無自疑。汝前有罪。我今一切不問。汝等無或懷疑共怒。相與協比。興讒賊之言於我也。我今明白告汝。罔罪爾衆前日之過矣。汝等其各自安土

乎。又曰。蓋天下之亂。莫大于下有疑心。懷恩疑代宗而作亂。龐勛疑僖宗而作亂。敬瑭疑從珂而作亂。而回鶻之亂。定于子儀之一言。廷湊之亂。定於韓愈之一言。則盤庚之推誠竭志。眞知治之本矣。

張氏曰。綏如車之有綏。車之所恃以爲安也。故綏有安意。盤庚之遷。非擾于有衆。將以安之而已。此之謂綏。爰有衆。戲則不恭。怠則不勤。無戲。欲其恭乃事也。無怠。欲其勤乃職也。惟無戲怠。然後能懋建大命。大命在天。懋建者人而已。懋者。勉之使大也。建者。抗之使立也。今盤庚披肝膽。露情素。而告之以其志。蓋將以率之而已。罔罪爾衆者。言我不以爾向之不告朕。與不宣乃心爲罪。而罪之也。我既無罪于爾。則爾亦不得共怒協比讒言於我。則當一意以奉上。而共怒協比讒言。宜不可爲也。

呂氏曰。大抵未遷時。正要通達。不通達。如何得他曉。正遷時。正要得嚴肅。不嚴肅。如何得不生他變。遷後。正要得綏撫。不綏撫。如何蘇得他勞損困敝。故盤庚上則命衆悉至于王庭。欲得其通達。中則使之勿褻在王庭。欲得其嚴肅。後則綏爰有衆。欲得其綏撫。此見其處三節。皆得當處。教他不可戲狎怠惰。各思自勉。爲萬世子孫長久之計。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無垢曰。先王將立美功於耿都。豈意水患爲災。民皆動蕩分析。離其居處。或東或西。或南或北。罔有定所乎。是天意不欲商家都于此地也。夫人事卽天意。非人事之外。別有天意也。先王依山爲居。遷徙都

邑。以降凶災。于人事亦至矣。而又有蕩析離居之患。生于不意。人事如此。天意可知。斯固不遷是逆天也。此所以順天而又遷焉。以天意如此。故我與篤厚肅敬之臣。恭謹承奉斯民之性命。用長久居於此新邑。所以如此者。上當天意也。

張氏曰。適于山者。遷而適于山。則依山以爲居。所以防其水泉沈溺之患也。能遷以防患。則民得以安其居。然後可以驅而之善。民善矣。則吉德升而凶德降。故曰用降我凶德。夫然後嘉美之績。可以興於朕邦也。

呂氏曰。昔我先王。將欲增多前人之功。當遷卽遷。往于山。山卽高處。高處無水患。此所以降下了凶德。居于高。則凶德自下去。此是因地勢而言。所以能成美功于其邦。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無垢曰。天理有是非。則謀有臧否。使一聽衆人之謀。不惟理之所在。其成其敗。則曰。非我之罪。此衆人之謀也。如此。則君道亂矣。第謀之臧者用之。謀之否者置之。至於退有後言。險膚肯動。有所不能免也。非特不廢人謀也。雖鬼神亦不敢不敬焉。卜鬼謀也。人謀鬼謀。既皆以爲當遷矣。故我宏此賁飾之法。以起肅敬之心。以策怠惰之志。以新敝惡之風。以新耳目之觀。而布新化。用舊人。丕變前都之習俗。使侈奢縱恣之萌。不復著見。而恭儉勤勞之惠。油然而生。則是遷也。其意豈不偉乎。

張氏曰。弔由靈者。至誠用善之謂也。非特不廢於人謀。至於鬼神之謀。則亦在所不廢。故曰。各非敢違

卜者。卜之既吉。則可以遷矣。其遷也。將以大此朝市、廟社、宮室。賁飾之事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無垢曰。外有邦伯諸侯。內而師長公卿。以至內外百執事之人。其見吾心如此。既已遷都。不念舊惡。一切不問。自今以往。其皆庶幾體吾本心。勿復以私僻之見。自外於我也。　又曰。念此民而不忽。敬此民而不慢。此正盤庚之心也。使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與上同休戚。則必念敬我衆民矣。審有如此人。吾將勉擇賢者以相助。爲此念敬之事。蓋風俗敝壞。爲惡者衆。有一人以民爲心。則羣起而攻之。浸潤膚受。必使其去乃已。非人主有以扶持之。其亦何所恃乎。儻君能擇賢者助之。則有唱有和。有左有右。而其志得施。民于是而安俗矣。簡相之義。人主儻爲君子計。似不可一日而忽也。

張氏曰。懋者。所以勉之也。簡者。所以擇之也。有以懋之。則不隱者在所勸。有以簡之。則不慝者在所黜。非特懋簡爾。又且左右以輔相之。故不忠不良之人。固不得以沮毀之。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敍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無垢曰。人主之靡厲風俗。要當示所好惡。所惡者利。則小人退。所好者義。則君子進。盤庚新遷亳都。將以一新風俗。其可不明示好惡之所在乎。如此。則向來敝俗。耳目一變。安得不革。心從善。改過自新。君子道長。而爲泰通之世乎。總聚歛也。前既曰。不任好貨之人。此又曰。無聚歛于貨寶。則知盤庚之時。風

俗之不美也。夫爲士大夫。垂紳委佩。在人之上。而好貨殖財。風俗如何醇厚。禮義如何不消殞乎。士大夫儻能永任一心以事君。而無二三其德。則民德不期而自敷矣。一心則誠。二三則僞。誠則唯知君父而已。天下利勢。曾不足亂其胸次。此二帝三王之臣。所以爲事君之要路也。

尙書精義卷二十一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無垢曰。高宗夢自上帝。得傅說。乃使百官經營。搜求田野。遂於傅巖而得之。然則曷不求之於朝。而必求之於野乎。蓋高宗夢傅說形狀。已在目中矣。仍審厥象以求之。當其象之出也。衣服氣類。決非市朝中人。而朴質敝陋。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故決意使求諸野也。皇甫謐云。衣褐帶索。此豈非野人之服乎。然而傅說在版築。高宗在廊廟。姓名不通。心志不接。非有半面之舊。一夕之談也。高宗雖恭默求賢。非注意於傅說。傅說雖有心康濟。亦無求於高宗。不知何爲此兩人者。精神交感於夢寐之間哉。又不知高宗之夢。到傅說之所邪。抑亦傅說之神。到高宗之夢邪。此理亦難究矣。曰。天下之至誠。無彼此之間也。非高宗來版築。亦非傅說到廟堂。凡心俗慮。有高下之不同。而至誠所在。通古今於一息。高宗傅說。同此一心。兩人之心。同此一誠。高宗推誠所注。則發見於傅說之心。傅說致君之義。又交於高宗之心。此理微矣。惟力學者知之。自古聖人。未有不以此而運動四海也。

伊川曰。或問高宗得傅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且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得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懷誠心求卜。有禱必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邪。傅

說求入高宗夢邪。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聖人。自然應感他。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亦先知之。

周氏曰。高宗夢得傅說。由是舉而相之。夫其得之於夢。則說之賢否。未可知也。而遂相之何也。蓋高宗卽位之初。商道中衰。甘盤遯世。朝多具臣。傅說賢而隱版築之賤。一旦舉而具於百寮之上。則天下之心。未盡厭服。衆必駭異。故託夢得。而旁求天下。置諸左右。如天所授。羣臣莫之敢疑。然後傅說之道得行也。若不素知其才。而徒以夢取之。則與後世。按符命。據圖讖。以用人者。何異哉。聖人刪書而存之。可以見高宗之意矣。

王正仲曰。或曰。堯之於舜。必因四岳之師錫而後用。高宗之於說。則不待羣臣與四方之稱薦。獨託於夢而取之。若相戾然何也。曰。堯之於舜。其知之而已詳矣。然亦咨汝庸命。遜朕位。夫以四岳皆賢人。雖使有天下。皆可以一諸侯。朝海內。儻有賢於己。必稱薦之。豈至於貪天下私己哉。故四岳卒以舜對。蓋堯之時。四岳諸臣。智足以知舜。堯雖已知之。尙待師錫而後用之。爲易也。高宗之朝。其在位之臣。雖爲君子。顧其智能未足以知說。自卽位以來。至其免喪。未有以說爲言者。必待其能知說。又能薦說。然後用。夫君臣死生之靡常。與天下之事。有切於治亂者。將可以任萬世之憂哉。此其勢有不得已也。儻卒然取之於版築之間。而位之百官之上。則羣臣疑。百姓惑。於是神之於夢曰。非我之聰明獨見也。天以命我矣。則羣臣於朝無過言。百姓於下無疑心。此其所以爲高宗。

范氏曰。高宗雖賢君。擇相重事。何爲不先舊德元老。而憑一夢。遂求於天下。傅說處賤陋之極。何爲一臣。遂能繼阿衡之賢。亦若可疑。以至誠之道言之。則不足疑。惟至誠之道。可以贊天地化育。可與天地參。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大或爲國之禎祥。小或動乎蓍龜。皆誠之形也。高宗恭默思乎至道。而上帝賜之良弼。以應其上。乃誠而形之至大者。故曰。以至誠之道言之。爲不足疑。

張氏曰。形開而有思。神交而有夢。是夢出於思者也。古人之致一以深思。故雖上帝之靈。可以感通。此高宗之夢得說。無足怪也。夫夢之可信也。其來尚矣。故武王之伐紂也。曰朕夢協朕卜。周官有占夢之官。則古人之於夢。未嘗不信之者也。此高宗之夢得說。所以使百工營求諸野。營求者。求之周而急也。果得說於傅巖之中。以符厥夢。則帝之所以賚我者。信不誣矣。

呂氏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高宗舊學于甘盤。恭默思道。則其至誠所召。自然有開必先。而見之於夢。大抵誠則一。一則無間。惟能至誠。故志爲氣之帥。見之於夢者。無非朕兆之先。高宗一夢見得說。遂信此夢而不疑。便使百執事經營於野求之。果然得傅說。常人志爲氣之役。心志惑亂不定。則其夢者。亦顛倒錯亂。亦不敢自信其夢。而方且以爲怪。高宗一夢得傅說。不以爲怪疑。而使之野。果然得之。則高宗之夢。乃周禮之正夢也。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

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無垢曰。三年不言。臣民之心已皇皇矣。既免喪於禮。可以言矣。於人情不得不言矣。而猶弗言。若居喪之時。天下之心。爲何如哉。其所以弗言者說也。蓋其在亮陰之中。隱拱默視。見朝廷羣臣。皆非中興之臣。而吾就甘盤之學。森然在心。豈肯以爲尋常凡庸之主哉。既以免喪。天下將拭目以觀新政。儻惟命令之間。一失其機。則小人得以窺伺。而天下皆失其望矣。嗚呼。天子與王。豈可輕哉。謂之天子。則慶賞刑威。萬邦百官。承之以爲式。謂之王。則播告訓戒。臣下稟之以爲令。豈可輕哉。今高宗上承天之所爲。則當慶賞刑威。明示好惡。使萬邦百官。知所趨向。下承先王之所爲。則當布告訓戒。施於號令。使臣下知所奉行。今既免喪。乃不見慶賞刑威之用。使萬邦百官。不知好惡之所向。不聞播告訓戒之音。使臣下知號令之所歸。似爲天子與王之職。爲未盡也。此所以進諫也。

東坡曰。天子三年不言。百官萬民。莫不憂懼以待命。若大旱之望時雨也。一言而天下信之。若神明然。昔楚莊王、齊威王。皆三年不出令。而以一言致強霸。亦此道也。恨其所得。非傳說之流。是以止此。亦可謂神而明矣。

范氏曰。能知禮義。則爲明智。有明智。則能爲天下之人立法。則中庸曰。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高宗知居喪三年不言之禮。此所以爲法則也。然而過三年猶不言。此不可以爲法則也。若知三年之外。不可不言。如此。則是明智之君。可以爲法則矣。故曰。明哲實作則。

張氏曰。自知之謂明。知人之謂哲。自知則內不惑。知人則外不疑。此明哲實可以爲天下則。若夫在我之知。則未能至於不惑不疑。方且取則於人。安能至於作則哉。莫非則也。詩言有物有則。是則之出於自然者也。此言明哲實作則。是則之出於使然者也。

呂氏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此亦是人君之常。及至免喪之後。自可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臣民拭目觀化。聳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蓋弗言者。正恭默思道。非柔懦闇弱。胸中自無所主。而惟是不能言也。大抵人君胸中無所主。使其不言。則闇懦怯弱之形。見於外。此必召變。胸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高宗雖不言。是恭默思道之時。已至誠昭著。發越而不可掩。宜乎羣臣默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說也。大抵天下之事。只爭一箇知與不知。知則爲聖人。不知則爲常人。孟子所謂先知先覺。蓋知則明哲矣。明哲通天下一箇道理。當是大公至同之心。苟爲自私。則不謂之明哲。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乃作則之意。此兩句。正當觀高宗維持天下。在言語之外。而高宗之臣。亦明哲之士。是以見得高宗於精微之間。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無垢曰。恐德不善。茲故弗言。是其弗言也。直有在矣。其志亦可謂高大矣。意將言而爲天下法。今恐我德不善。不足以號令天下。不若不言之爲愈。儻止此而無說。豈理也哉。不言之中。自有造化存焉。恭默

思道是也。惟恭則神定。惟默則力專。以此路而思。所以正四方之道。其取則不遠矣。昔舜命禹以天下。而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近於恭。一近於默。自精一而往。則中道見。自恭默而往。則上帝見。中卽上帝也。精一深於恭默。故上帝在我而爲中。恭默未至於精一。故中在彼而爲上帝。中庸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者。其夢上帝賚良弼之謂也。精一恭默。雖有淺深。要之皆誠而已矣。高宗以誠而夢。上帝以誠而應。傅說以誠而感之者。合德不出乎一誠。誠其至矣哉。何謂誠。曰難言也。世皆指專爲誠。審專是誠。則若樵夫愚婦者。皆可列於聖人之域也。至誠無息。使專爲誠。儻一有應對酬酢。則非誠矣。是誠有息也。以此卜之。則誠其見矣。

蕭氏曰。人君不可以弗言。言而不本於德。不如勿言而已。高宗恐德之不似而不言。則其自知明矣。恐故恭。不言故默。然而徒恭則勞。徒默則蔑。恭默以思乎道。故於夢足以有感焉。誠之至也。

呂氏曰。夫說一匹夫耳。一旦遽爲高宗之求。幡然而居相位。高宗憑一夕之夢。輒倚說以大事何邪。此兩段。當參堯舜二典看。夫堯非不知舜。方且觀其刑于二女。而又徵五典。賓四門。宅百揆。歷試以諸難之事。以堯舜而觀高宗。似失之鹵莽。以高宗而觀堯舜。似失之覼縷。要知兩段事。又當以孔門二子觀之。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曾子以唯悟道。卻如高宗以一夢信說。顏子既得克己復禮之言。方且請問其目。卻如堯之舉舜。二者本無異體。譬如夏葛冬裘。時節如此。堯之舉舜。顏之問目。直是詳審。曾子之唯。

高宗之夢。直是直捷。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無垢曰。霖雨所利者衆。舟楫所利者狹。礪所利者在物耳。要之三者所須皆急。而不可少緩。高宗之視天下。豈爲不急之務哉。其心蓋可想見也。

張氏曰。若金用汝作礪。資之以成己之德也。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以其有涉難之才。而資之以濟難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以其有愛民之仁。而資之以澤民也。啓乃心者。使之在彼無所隱。沃朕心者。許其在我者無所拒。沃如水之沃物。浸而入之者也。君之受言如此。故謂之沃。既責之使言。又許之以受言。則君臣之相與以有爲。足以排患釋難。而措世於康寧之域矣。

呂氏曰。蓋金不就礪。則止於鈍而已。若無舟楫以濟川。則大不可。下一句又切上一句。夫濟巨川而無舟楫。則止於不可渡。較之大旱之歲。羣心所仰望。以爲終歲之獲者。惟霖雨之作而已。苟霖雨不作。則苗槁。較之無舟楫渡河。則又大於此者。此一句又切似上一句。高宗資說之勤。望說之切。就其言。一句切似一句。其見道明如此。夫高宗望說以啓沃。則二心一心也。羣臣期高宗明哲。則二心亦一心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無垢曰。沃有漸義。沃之既久。非心將去。又將乘機據會。一埽而使之無餘也。夫漸則其去也微。決則其去也猛。當非心之熾。則去之當以漸。故有沃心之說。及非心之衰。而去之當以猛。故有瞑眩之說。不如

是。則不足洗此遺殃餘孽也。如醫之治積。當積之盛作。則以溫平之藥消磨之。及積之將去。則以迅利之藥蕩滌之。當其蕩滌。不免肢體疲頓。血氣虛羸。瞑眩憒悶。理之必然。然而病之本根。自此盡矣。非心將盡。則當以逆心之言。難堪之語。芟其本根。一舉而淨盡之。至於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乃高宗自警也。意以謂履天下之重任。儻不得大人君子。開心之障翳。若率意而行。則將有危亡之變矣。

張氏曰。天下之事。常成於剛斷。而廢於猶豫。故喻之以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使之致果以有行者也。動不因時。則或至於妄動。行不循理。則或至於妄行。故又喻之以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使之慮善而後動者也。

陳氏曰。高宗之命傅說。欲其開汝之心。以灌溉於我心。顧我之心。雖若就學。然未有所得。亦冥行而已矣。

呂氏曰。大抵人臣進言告君。始則諫大略。到中則漸引其君以當道。至終方敢諫苦口之言。此其進諫之次序也。高宗慮傅說初來。未達高宗意。必不盡言相告。高宗望說一見我。使說逆耳難聽之言。言不逆耳。則我過不會改。蓋藥不猛烈。則疾必不愈。譬如學者爲學。能容難受之言。斯去難除之病。其求諫之心。又切於前數句。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無垢曰。高宗之命傅說。其意無他。專欲康兆民而已。故其命之以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者。欲康兆民也。

命之以金以礪、以舟以楫、以旱以雨者、欲康兆民也。命之以啓乃心、沃朕心者、欲康兆民也。命之以藥、以跣、以同心者、欲康兆民也。君民一體也。民康則君保其遐福。民不康則君亦不終厥位矣。高宗之命所以如此。傅說安得不欽其所以命之之意乎。可欽高宗之命也。欽民也。非欽民也。欽先王欽高后也。傅說一欽高宗之命。而欽民、欽先王、欽高后。一舉而皆得之。傅說安可忽乎。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無垢曰。其曰后克聖。謂后從諫也。不曰從諫。而曰克聖。蓋傅說直指從諫爲聖。使高宗自此一門而入焉。夫君之所以爲君。臣之所以爲臣。非苟相爲翫富貴。取威儀。爲故事而已。其職專在康兆民。使不以民爲心者。豈所謂明良相會哉。高宗果行從諫之說。則上而朝廷。下至都邑。曉然知吾君以民爲心。豈惟傅說一人。欽順其命。將見凡爲臣子者。無不欽順此意。儻有一毫害民。亦無不進諫。以建長久之策矣。嗚呼。從諫一門。其大如此。人主可不念乎。

張氏曰。高宗之告傅說。以啓乃心沃朕心。故傅說於是復王。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夫木曰曲直。則木不能以自直。必待繩直之而始正。譬后不能自聖。必待臣諫之而後聖。若夫后能從諫。至於克聖。則聰足以作謀。言足以作乂。思足以知道。如是。則君臣相得於不言之中。君雖不命之以諫。而臣莫敢不承之矣。又況君之休命。孰敢不欽順之者哉。

呂氏曰。大抵人臣進言。貴濟君所不及。如告漢武帝。不當言武功。蓋武功帝所自知也。如告漢元帝。不

當言恭儉。蓋恭儉帝所自有也。高宗命說朝夕納誨。已切於從諫。今說復告之從諫。非所謂濟其所不及也。大抵人君爲事怕過。惟是從諫一事不怕過。愈從諫愈好。故傅說不怕高宗有餘。只怕高宗不足。故復告之以諫。必欲使到舜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地位。譬如學者受益。已自有益。後復受人之益。而不倦。何嫌於過哉。今吾君欲臣之教誨。君亦須自聖。蓋主聖則臣必直。既爲江海。何憂百川之不歸。說此言。又擴高宗受諫之量。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無垢曰。高宗命說總百官。其任至重。其責至專。乃敢進言于王耳。使高宗誠意不著。委任未深。傅說亦未敢遽盡言於人主也。蓋爲臣之法。理當如此。言未及之而言。言及之而不言。未見顏色而言。謂之躁。謂之隱。謂之瞽也。由是而推。則夫朱雲乞斬張禹。劉輔譏斥帷幄。李雲言帝不諦。三代臣子。無此法也。故未信而諫。孔子以謂謗。交淺言深。古人以爲戒。

胡氏曰。日月列星。四時之在天。其廣狹小大。遠近遲速。皆有綱紀。不相差也。日月相繼以照臨下土。先王立后王。使之繼世而王天下。猶是也。列星森羅。東南西北。各有分野。先王立君公。使之分土以守天下。猶是也。四時之運。二中二正。與夫二十四氣相輔。而後歲功成。先王立大夫師長。使之相輔以立政

事。猶是也。

呂氏曰。此說自本原說出來。夫明王奉順天道。以立邦國都邑。上則有后王君公。以統其下。下則有卿大夫師長。以奉承其上。夫豈徒遺人君。以安逸之具哉。其意正欲人君。不恃己之尊。憂勤以治民爾。後世錯認了題目。見后王君公以下許多臣。都來奉我一人。則我當享安榮逸樂。皆自奉養一己。曾不知天之所以立爾爲君者。本不是要爾逸豫如此。只爲要爾治民如此。是以爲君者。不當謂富貴之可樂。當在於治民也。爲后王君公者。不當僭生殺之權。亦在於治民也。爲大夫師長者。不專奉上以從事。亦在於治民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無垢曰。天昭然在上。聰明如此。使人主奉若之。不敢逸豫。惟以治民爲心。則君公大夫師長。皆欽若人主。而不敢違。天下四海。皆低首拱手。聽人主號令。而不敢逆亂。此自然之理也。人主不憲天則已矣。使人主憲天。則不下几席。不離頃步。臣卽欽若。民卽從乂矣。此機會之自然者也。故傅說立爲四語。其辭勁疾。以其深見機會迅速如此故也。

張氏曰。夫高其目而無所不見者。天之明。下其耳而無所不聞者。天之聰也。天之所以爲聰明者。因民之聰明。以爲聰明而已。人君之聰明。非敢作也。必也取法於天。其所法天者。蓋亦因民而已。惟憲天聰明。以爲視聽。則耳目不爲物所蔽。此其臣所以欽若。其民所以從乂。若夫人君之聰明。不足以勝之。則

彼方且悖慢逆亂。而無所不至。其能欽若從乂者哉。

呂氏曰。高宗恭默思道。已是明哲。聖人所謂知之曰明哲。便是天之聰明。一个自然道理。天與聖人。舉無間斷。然高宗既有明哲。可以作則。今似不必憲天也。蓋明哲之在高宗。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引之而深。積之而明。今其憲天聰明。非是自外面求。不過從其本來素有者。擴而推之。傅說此言。正欲充擴高宗之明哲。使之廣大無窮。是以教高宗。於憲字上下工夫。君既憲天聰明如此。則爲臣者。不得不敬順。爲民者。不得不從治。蓋端本澄源。盡出一人之正。君天也。其可違乎。當以此意觀之。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無垢曰。此高宗非心也。雖未見之行事。而傅說已知之矣。此所以於未形之先。而箴刺焉。昔扁鵲之見威侯。知病在腠理。醫和之見晉侯。知病在膏肓。夫在腠理則可治。在膏肓則已矣。高宗四病已在腠理。此所以懃懃爲高宗科別而言之。人固各有短處。此高宗之短也。先事而言。格人主之非心。亦如治病。使不知非心之本。而每事進戒。則亦勞矣。傅說知高宗之病。發見於此四處。故每事而進戒之。且曰。戒此四病。信說此言。則靜見四病之源。而瞭然無障。無所往而不美矣。

史氏曰。言輕而不戒則招辱。動輕而不戒則致寇。賞輕用而不戒則濫。罰輕行而不戒則傷。四者一失。則上拂天意。而下違人心矣。又曰。起羞者。招辱之謂也。號令之出。所以取風雷之鼓舞。則其言與天同矣。口之不愼。豈天不言之意哉。起戎者。致寇之謂也。軍旅之動。所以象陰陽之肅殺。則其動與天同

矣。甲冑不愼。豈天性之德哉。天命有德。而後五服五章。今有所賞。而衣裳在笥。示行天賞者。不可以妄出也。天討有罪。而後五刑五用。今有所罪。而干戈省厥躬。示行天討者。不可以妄舉也。

張氏曰。口所以出命者也。出而不當。則有以起羞。甲冑所以備患者也。恃其有備。則有以起戎。衣裳所以章有德也。在笥者。不可以妄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也。省厥躬者。欲其正己以正人也。

呂氏曰。夫言一形於口。其初不離於毫末。及其彌滿散布。不可收拾。原其所自。則皆出於口。故於言未發之前。當思可以起羞。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而言滿天下無口過。所謂惟口起羞是也。甲爲備禦之具。其備禦也。嚴而無隙之可投。則姦宄不能乘間而入。而戎兵不起。譬如人自備甲冑。其一身周徧。然後鋒刃不可入。苟有些不周覆處。則鋒刃自然入得。故於甲冑。當思有起戎之患。所謂惟甲冑起戎是也。此出於己者。戒其失之在人也。赤舄衮冕。所以錫予人也。當於未錫之前。審其當否。及既與人了。有不當處。始悔前日之誤。如何悔得。故衣裳必在笥之時。言謹其用也。興師動衆。以加人之境。必審其實可罪也。苟不審其罪狀。遽興師以討之。則彼將有辭於我。惟干戈省厥躬。言不可妄用也。此戒其在人者。不可不察諸己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無垢曰。治亂不在天下。而乃在於庶官。庶官所以造治亂也。使庶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不必定禮樂。彰法度者。謂之治。朝廷皆君子。則治之本已舉矣。不必三綱淪。九法斁。謂之亂。朝廷皆小人。則亂

之形已見矣。官所以使能。爵所以尊賢。能必實能。以私昵而官人。則適所以妨能。賢必眞賢。苟以惡德而爵人。則適所以害賢。人主官爵之所自出也。官欲使能。爵欲尊賢。雖中才之君。其心亦固知其如此。然而卒至於官及於私昵。爵及於惡德。何也。則以私情亂之。故見識顚倒如此。私情昵於親近。故能不當其官。見識蔽於賢否。故以惡德而受位。私昵在官。惡德受爵。如此而不亂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傳說言。國家之興亡治亂。繫於羣臣。言高宗官人爵人之際。不可不戒。官或及於私昵。此便是出於私意。便不是憲天聰明。爵或及於惡德。此亦是出於私意。便非憲天聰明。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用。則官本天所有之物。豈人君所得私而有哉。既不得而有。則當於能者任之。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爵亦天所有之物。豈人君所得私而有哉。既不得私而有。當於賢者與之。官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能也固宜。爵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賢也亦宜。夫官爵既當賢能。是知其能欽若也。又固宜是德。所以憲天聰明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無垢曰。慮而必獲。爲而必成。輒自滿溢。此覆亡之道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震矜。則叛者九國。豈特齊桓。晉武自平吳之後。明皇自天寶之後。憲宗自平淮之後。莊宗自滅梁之後。皆以功業自足。不復警戒。卒至不克終始。而貽子孫社稷之禍。

顏氏曰。王者孳孳爲善。惟日不足。一日志滿而自謂有善。則所積之善者皆廢。一日志滿而自謂有能。

則已立之功皆壞。故舜美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仲虺作湯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昔人爲盈滿謂伐者。如自伐刈其德。取喪敗之道也。

呂氏曰。此之善實天之善。公善也。非人君之善也。苟自有其善。則喪厥善矣。此之功。乃天之功。公功也。非人君之功也。苟自有其功。則喪厥功矣。夫前所以做得許多事者。正以憲天無心。故做出許多事來。今若有善矜能。則私心日重。非所謂憲天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無垢曰。事事有備。無後悔之非。雖使變生倉卒。禍起蕭牆。吾亦無患矣。則以其小心畏懼。早正素治。於未然未形之時。雖治而常若亂。雖安而常若危。履霜而憂堅冰。大旱而徹桑土。不恃患之不至。而每恃吾有以待之。又曰。人之常情。順適則喜。干犯則怒。怒干犯而喜順適。則君子日遠。小人得志矣。君子正直。故多干犯。小人邪僻。故多順適。喜君子。君子受知。則愈生恭敬。寵小人。小人恃寵。則必至侮慢。此天下之理也。君開寵以待之。小人納侮以報之。其侮也。乃吾寵有以致之也。

顏氏曰。王者萬事慮於未然。爲有備。有備則免倉卒之患。故君子思患而預防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若圖安於已危。防患於已形。如大寒而後索衣裘。馬駭車僨而圖羈勒。雖有明智強力。亦無如之何。

呂氏曰。夫一日二日萬幾。事亦甚多。若物物事事。欲其有備。當以無心理會。然後可以該徧。如必智力。

則一人之智力能有幾多豈能一一辨理備於左則失於右備於前則失於後惟是天之聰明只順自然道理隨事以處所以有備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無垢曰黷數也數于祭祀是所以敬親也反陷於不欽是心實以善爲之反自墮於不善也誰知愛親乃反爲不敬乎夫祭祀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祭之爲義數既不可疏亦不可必求合於禮而已矣合於禮是合諸天道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所以有秋嘗之祭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所以有春祠之祭至礿夏烝冬皆有所感而然也如此則既非數又非疏既非煩又非怠高宗愛親之深失之於數數故煩煩故亂亂者不敬也如以數爲禮使何以爲繼乎是事神以難而不以禮也先王貴禮而不爲難故荷蓧荷蕢長沮桀溺皆在所黜而許行陳子皆在所屏則以此數人者爲難而不合禮也人道如此事神亦然明乎此則可以識先王之道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無垢曰嗚呼高宗豈尋常人哉其能決擇言語如此蓋以舊學甘盤其心明照邪正之言一無所逃傅說之言美哉故我佩服之使汝之言不良我豈當喋喋與臣下爭長短哉第不聞行其言於事爲之間耳夫高宗既已知傅說之言爲美矣徒知之而不能行與不知同也且學貴於行不貴於知行則有力

知多無功。行則見於實效。知多止於說詞。自愚庸觀之。則知之惟艱。自聖賢觀之。則行之惟艱。大抵知而不能行者多矣。然則行之之艱如此。是終不可勉強歟。曰。是何言也。特誠有不至耳。使知此言爲美。而以誠意加焉。則見易而不見難。言入于耳。知見于行。知則有盡。行則無窮。以誠者行之機也。故曰。至誠無息。忱者誠也。日月以誠。故行於晝夜。四時以誠。故行於春夏秋冬。則以誠者。行之機也。使高宗以誠爲主。何患於行乎。高宗以忱誠爲主。雖不期於合先王而自合矣。則以先王成德。正在誠也。又曰。觀傅說中篇之意。節目雖繁。疑使人紛然。不知其守。然其意止在王忱不艱一句而已。是於紛然之中。其指自有所歸也。讀古人書者。其可輕忽乎。

顏氏曰。能勉於道。則必有不息之誠。既篤於誠。則必有不承之烈。甚矣學之而爲者事也。始貴於知。終貴於行。知而不行。與不知同。行而不篤。與不行何異也。能知能行。周旋注措。皆出於誠意。昔之難者。皆反於易矣。仰視先王之遺烈。不亦著見於當時也哉。

范氏曰。凡事之善者。知其義不爲難。身履而行之爲難。行之難。由信之不篤。則居之不安。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至樂之。則從容顛沛。無不中其義。豈有以行爲難者。誠能行之不難。則信同乎先王大成之盛德。

呂氏曰。高宗於此。聽說之言。心領神受。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深有所得。不覺曰。旨哉。美說之辭也。乃言其可佩服而行。使爾當初不良其言以教我。則我何緣有所聞而見於行。觀高宗此言。便見得高宗已

下工夫說話。

尚書精義卷二十二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無垢曰。嗚呼。人不可不學如此。高宗免喪弗言。恭默思道。夢賚良弼。其所爲蓋有大過人者。既得傅說。有霖雨金礪之說。有啓沃瞑眩之說。乃僚同心之說。觀其語言節序。皆入仁義道中。此豈無所自哉。今一聞傅說中篇啓沃之說。與夫王忱不艱之說。乃知力學猶未至也。遂吐胸臆所得曰。台小子舊學甘盤。是知學力有淵源。特未卒其業耳。夫人之平生。正在立志。志王而王。志霸而霸。使宿昔之志。一失其路。則平生無可言者。訓于朕志。是使傅說。指其踐履之路也。嗚呼。志平生之基也。其不可不愼哉。韓信之志。志在萬家。陳平之志。志在宰天下。陳蕃之志。志在埽除。范滂之志。志在澄淸。雖有高下不同。然皆有基地者。基地正。則天下受其福。基地不正。尙何言哉。

范氏曰。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孟子又言。今之諸侯。好臣其所教。人君若止能以所教之人爲臣。此不足以成功業。若能以受教之人爲臣。必王天下。臣其所受教者。以受學之人爲臣也。高宗先學于甘盤。後又學于傅說。可謂好臣其所受教。周公作君奭。稱商之賢臣。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其後傅說。本由甘盤之所啓迪。是故周公止稱甘盤。不稱傅說。

張氏曰。昔雖學于甘盤。而終無所明。此所以有望於傅說者也。以高宗觀之。其未得說。則能恭默思道。及既得說。則能克邁乃訓。故其尊德樂道之誠。有加而無已。

呂氏曰。中篇說以精微之論。古高宗。高宗歎說之言。乃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蓋覺其言深有滋味。自以爲天下之理。盡於此矣。及說復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二句。然後高宗方覺得旨哉之說。自有無窮道理。不可謂天下之理。盡於在。故又發問於說也。至此高宗與說。無不心腹說話。云我舊學甘盤。嘗經甘盤之鍛鍊矣。甘盤既不在。其大成之功。正賴說訓我之志。成我後段工夫。故曰。爾惟訓于朕志。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無垢曰。麴蘖無他用也。專在作酒醴。鹽梅無他用也。專在作和羹。其意欲傅說一意於高宗。無他用心也。專俟高宗念慮之失。隨失而正救之。無或失機。則有無窮之禍。夫一日之間。念慮億萬。其得其失。其機亦億萬。嗚呼。其可畏哉。此所以傅說交修勿放棄也。交修者。以言正救非一事。罔予棄者。以言每事當正救勿放棄也。嗚呼。所以正救之者。豈在言語哉。古之教世子者。所以必由禮樂。禮自見中人。樂自聞中人。禮以正之。樂以動之。則邪心非意。自然屏絕。其中和之心。自然發生矣。故善言教者。必曰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高宗專以行其言爲職。則傅說亦不得不以交修爲職。大抵人情好順適而惡干犯。高宗既以克邁自許矣。是能於干犯中卜情性之病。深墾而痛治之。必期於堪所難堪。受所難受而後已。其志豈淺淺哉。

張氏曰。大臣之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苟高宗之於傅說。不能從其道而行其言。則說亦將棄之而去。此高宗所以告之。以罔予棄而遂言予惟克邁乃訓者也。且高宗之於傅說。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此說所以就之而不去。又何俟於高宗之告哉。

呂氏曰。酒醴未成之初。則是米與水而已。不得麴糵點化。則米與水。俱爲腐敗之物。惟是得麴糵以點化。則米與水。始可以成酒醴。羹未和之時。則是牲牢之物而已。得鹽梅點化。始變爲和羹。正如人之一身。百性備具。若親近得一好人。以點化之。則轉過資質也得會好。若無人點化。不過是天地間一物耳。有高宗之聽。而無傅說之言不可。有傅說之言。而無高宗之聽亦不可。正如師之教誨子弟。師有成就學者之心。而學者不能承當師之教誨。不足謂之交修。弟子有受道之資。而師不善教。亦不謂之交修。惟有高宗之資質。而得傅說之教。有傅說之言。而遇高宗之聽。高宗與傅說共成一段好事。故謂之交修。夫我方期汝以交修之道。則汝不可以我昏庸之故。而固棄我也。我今日且勉進汝訓。只怕爾不言。我不憚行。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無垢曰。生知天理者。億萬年中一人而已矣。至墮於人欲者。滔滔皆是也。夫墮於人欲者。亂亡之道也。墮於人欲。而不自量。乃欲任心而行。率意而往。不以古聖賢爲法。不亡何待乎。夫惟聖人。既生知天理。而又勉強學問。故其立政立事。皆足以爲千百年基本。高宗不欲爲千百年之計則已。如其欲之。乃不

以古聖人爲準的。非傳說所共聞也。

周範曰。甚哉。帝王之不可以不務學也。其在易曰。進德修業。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其在書曰。若稽古。其在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帝王之所學也。夏爲天子。十有七世。凡四百三十有二年。商爲天子。三十有一世。凡六百二十有九年。周爲天子。三十有六世。凡八百六十有七年。三代一千九百二十有九年。其君以學見於經傳者。惟禹、湯、高宗、文王、武王、而已。可謂至少也。若夏之啓與少康。商之祖甲、中宗、祖已、盤庚。周之康王、宣王。皆有功烈見於詩書。非學亦不能至也。雖載籍闊略。事遠難明。然要之聖君少而庸君多。故治日少而亂日多。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學則無聞於後人。君可不勉哉。

范氏曰。易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畜德之大。莫大於前言往行。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人君鑑觀前古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所聞既多。所學益富。乃可施之於政。若所知不博。所聞不廣。不知古今成敗。則不足以立事。

張氏曰。惟學然後能知道。知道足以揆事端。王人求多聞者。天下之事。其變無窮。苟非所聞之該博。則不足以建事。夫前事者。後事之師也。能師古。則治亂興廢之迹。可以灼見。吾將視其已成之效而循之。然後可以爲長久之計也。

呂氏曰。夫人君多聞。言學問之博。故所聞之多。非徒以助談柄爲觀美而已。大而至於立天下之大經。經綸天下之大紀。彌綸天下之大化。直至于贊天地之化育。此所謂建事也。蓋學問以事爲實用。不爲

虛設。譬如人讀書。非徒爲利祿計。在閨門則當孝於親。在鄉黨則當順於長。亦皆實用之學。夫人既能體認得爲學之實處。則前言往行。皆古人之陳迹。體認而學之。不容自已。且古訓何不可學。凡爾所學之事。皆古人已做之事。從而學之。乃有所得。若事不能師古。欲求長世。甚非說之所聞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無垢曰。遜志之路既開。則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汲井泉。愈取愈有矣。既入此機。不可失也。當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處處在茲。日日在茲。時時在茲。不以死生禍福富貴貧賤二其心。則視聽言動。皆無虛發。而天下之道。舉備於一身。惟吾所用如何耳。欲帝而堯舜。欲王而禹湯。顧何往而不然哉。

又曰。學豈有止法哉。始焉遜志者此學。終焉教人者此學。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斆學相長也。然則教人者。豈非學之半乎。始也此學。終也此學。是終始常在於學矣。典常也。夫此學何學也。卽遜志之學也。始遜志。終遜志。遜之路。可直造堯舜閫域。其間見聖賢作用。蓋未易言也。曾子得之。名曰忠恕。子夏得之。見於洒埽。子張得之。悟於階席。孟子得之。發於徐行。皆遜志中作用也。儻於此路。日復一日。新而又新。不知其身入於堯舜之域矣。德修罔覺。蓋謂此也。此傳說直指高宗聖賢要路也。其曰念終始者。以謂不可頃刻放棄遜志也。當言始終。反曰終始者。以謂終而復始。蓋學無止法也。遜志之學。乃聖賢門中心傳之學也。　又曰。夫此言先王。指成湯而

言也。使高宗以成湯爲準的。則學必欲至成湯之地而後已。成湯之學自何而始。亦自遜志而始。使高宗自遜志一路行之不已。則見成湯之心。見成湯之心。則成湯之立政造事。創法制度。一一皆見其所自來矣。又曰。夫君臣之間。學問既同。則心志皆同。心志皆同。則其見識議論。趨向取舍。無適而不同。蓋將不言而喻。故高宗誠能如傅說之言。學以遜志爲本。而遜志以成湯爲準的。則高宗凡有所爲。傅說無不欽承矣。則以其學同。故其機同。有不得而不爾者。君臣之間。相契如此。然後傅說可以展盡四體。不疑其所行。而旁招四海賢能之士。布滿朝廷矣。儻人君不學。而臣下遽欲旁招賢能之舉。則上將有擅權之謗。下將有朋黨之說矣。是知臣下之事君。儻人主學術乖異。不可遽自招悔吝也。舜之學與堯同。故舜得施其所學。禹之學與舜同。故禹得施其所學。伊尹之學與湯同。故伊尹得施其所學。下至管仲與齊桓所學同。故管仲之學行矣。商鞅與孝公所學同。故商鞅之學行矣。雖王霸不同。邪正異路。要之君臣之間。未有所學不同。而能爲英雄聖哲之主也。王氏曰。遜順其志以受學。則人樂於言。而言易入。又必以時而敏疾行之。其所修者乃來矣。謂所學之成。乃如來也。若不遜順其志。則善無自而入。若不時敏於行。則所學者無自而成。此二者所以必貴於兼之。

范氏曰。斅、教也。教人之學。益己學之半。故曰斅學半。學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人君欲求天下之人。必先自學。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知困然後能自強。自知不足。乃能進德不已。人君欲教天下之人。使皆爲君子。豈可不先學也。當思念終始常在于學。則其德進德修。而不自覺。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無垢曰。夫風之於物。雖無形色可見。而披拂震動。不言之中。功用大焉。與聖賢士君子處。其氣類漸染。鼓舞策勵。亦何異於風乎。有股肱然後成人。有良臣然後成聖。使股肱或虧。安得謂之人。良臣不出。安能成聖人。是以深知夫古之聖王。所以能爲天下萬世法者。則以有賢臣爲之左右輔相也。今旣得傅說。則我所以入聖域者。有其具矣。夫人皆有仁義。特患無以發起之耳。伊尹以堯舜之道覺成湯。使湯通體爲堯舜。又以堯舜之道覺斯民。使四海之內。無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是伊尹非特作我先王而已。民與有焉。惟伊尹之學如此。所以能助祐我成湯。格于皇天也。夫所謂格于皇天者。其意以謂。成湯無一毫人欲。凡立政造事。建法制度。皆天理之自然者。是移皇天之治於人間也。傅說使高宗以成湯爲準的。而高宗亦使傅說以伊尹爲準的。伊尹佑烈祖格于皇天。傅說亦當明保高宗如烈祖可也。觀高宗此言。其以一隅而明三隅也如此。亦警悟矣。其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是欲商有兩伊尹。其意豈不欲商有兩成湯乎。立志如此。則飲食成湯。起居成湯。寢處成湯。動容周旋。顚沛造次。無不在成湯矣。有如此資。又有如此學。又有如此師。其不爲聖人也幾希。君得賢方乂。賢得君方食。以不義則不食。臣於君。義當食君之祿也。故傅說未仕。寧執賤役。以供朝晡之給耳。豈肯求不義之食乎。高宗期傅說以

保衡。與夫綏民之說。此天下之至言也。此所謂休命也。高宗揚此命于上。以勉勵朝廷公卿。傅說揚此命于下。以勉勵在位庶僚。使知爲臣子者。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職。此所謂對揚也。夫人君揚之于上。而宰相不知揚之于下。則何以傳布四海。感動人心。變移風俗哉。

史氏曰。夫爲臣者。莫難于致君。而致君之道。伊尹能自任。莫先於愛民。而愛民之心。伊尹能自任。莫大於格天。而格天之誠。伊尹能自任。伊尹盡其道於己。而成湯收其效于前。甚昭昭也。高宗之世。適商道不振。而一德之盛。猶在人耳目。崇願治之志。成中興之業者。其可不勉以繼之於後哉。是以說命終篇。舉伊尹已成之效。庶幾明保其治。責傅說能繼之功。使不自專其美。如是而輔相之道盡矣。

張氏曰。傅說之教高宗。以惟學遜志。至于厥德修罔覺。則高宗之德。可謂至也。君有至德于上。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君之德。以觀化也。然而高宗之德。使四海莫不咸仰者。實說之力也。故曰。時乃風。風之爲物。鼓舞動盪。物賴之以生成也。傅說之所以成就高宗者。如此而已。宜乎高宗所以歸美之也。　又曰。昔先正伊尹之爲保衡也。能作成我先王之才。先王固有聖人之才矣。必待伊尹以作成之。蓋湯嘗學于伊尹。及其伐桀。則與之戮力。則伊尹之作我先王可知矣。乃知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此伊尹之念。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者。高宗言此。亦以伊尹之事。望于傅說者也。　又曰。惟后非賢不乂。言君非賢則不治。惟賢非后不食。言賢非君則不食。傳曰。國以賢興。以諂衰。此惟后非賢不乂之謂也。語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惟賢非后不食之謂也。

呂氏曰。夫四海仰德。高宗不歸之己。而歸之傅說。以此見高宗。已得說遜志之道。而說遜志之言已入。股肱惟人。如有手足。方成得一箇人。良臣惟聖。如有良臣。方成得一箇聖。到此高宗一時放說不下。蓋交修之功也。昔先正保衡。舉伊尹在成湯時。居保衡之職。興起我先王。而尹自任之重。至曰。我不能致君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廛之間。其辱莫大。殆至一夫不得其所。則又引咎歸己。以爲我之罪。兩負君民之責。一箇至誠廣大之心。遂致輔佐我成湯。至于與天爲一。所謂至誠贊天地之化育之意。夫伊尹用心如此。爾傅說于此。當明白以一心事我。無使伊尹專美于有商之家。乃望之以伊尹之事。使傅說不敢自止。君臣相與以無窮之理。斯亦交修之至。至高宗既有德了。尚且發出修身無窮說話。其造理極矣。傅說于此。更無復可言于高宗者。但曰。對揚天子之休命而已。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無垢曰。高宗不聽傅說之戒。而祀豐于昵。是耳不聰也。所以不聰者。以其明不足以見理也。雉亦見不明之孽。鼎耳以見不聰之過。此祖己所以作訓。以開導高宗也。

胡氏曰。天之於人。其亦至矣。人君有善。則示之以休驗。而使勸焉。人君有惡。則示之以咎徵。而使懼焉。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以訓諸王。作高宗肜日。孔安國以爲耳不聰之異。雊鳴也。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康成以爲鼎三公象。又用耳行。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也。孔以雉升鼎耳爲耳不聰。使

雉在鼎足亦爲足不良乎。劉以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是則用傅說爲相。學道于甘盤。納祖己之訓。其皆小人歟。鄭以視之不明。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也。則武丁夢良弼代予言。是不任三公之謀。以爲政也邪。三者皆不得雉異之實理。余以爲雉者。羽蟲之孽。孽之所作。視之不明也。升乎鼎者。易曰。巽下離上。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王弼以爲革取故。鼎取新。所新而當其人。易故而法制齊明。吉然後乃亨。故先元吉而後亨也。是知武丁之善用人矣。惟其政未能鼎新者也。故祖己先言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武丁雖賢。而未知先代至道之君。正事而易。故法制齊明也。武丁既祭又肜。而豐儉不均。故祖己訓之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雖祭而豐昵不均也。不均則不恭。不恭則不肅。故雉異見于宗廟。是不能知聖人亨以享上帝。又不能大亨以養聖賢。是以雊于鼎之耳者。提耳以告之。視之不明故也。

吳孜曰。大抵一事失。則五者從之耳。且雉小禽。豈能爲異於國邪。聖人存此者。蓋責人事之不修也。且當祭祀之日。而有野禽在宗廟中。旁若無人。而雊鳴之。言其荒寂之甚也。若傳記楚幕有烏。春秋書鸜鵒來巢。蓋皆責人事之不修。人事果修。則災不能爲害。人事果失。則瑞不能爲福。

呂氏曰。大抵變異之來。皆是天之所以警戒人君。就中卻有兩種。一種是人君無道。昏庸暴虐。人怨神怒。大干陰陽之和。上天亦卒急未降災變。如此等災異。常來得遲。到得有道之君。道德純備。至誠充塞天地。情性稍有一毫不治。天便把災異來警他。如此等災異。常來得速。何故。無道之主。所做事非道。天

與君已自隔絕了。至其殘民害物已甚。容赦不得。方纔有災異。其災異必不小。有道之主。與天一而無間。天與君已自相通。或少有不與天相似處。天卽降災異。此亦些小災異。示高宗者也。高宗恭默思道。是明哲之聖人。高宗與天已相似。祭祀之過於厚。觀過知仁。亦非高宗之大病。何至於飛雉便升鼎耳而鳴。災異來得如此速。卽知天與高宗。混融和同。默相往來。一有些小病處。天便以警高宗。後世惟楚莊王知得此意。莊王無災異。而常恐懼曰。天其棄我乎。以此知天不以災異警人君。必是棄人君。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無垢曰。高宗肜日。重復言之者。何也。前言高宗肜日。此史官名目篇章也。次言高宗肜日。以謂於肜日有雊雉之異也。蓋野鳥入廟之變。非細事也。其變自王心而來。無此心則無此變。先格王心。則變自消矣。

張氏曰。夫天之於人君。有一不善。則出怪異以譴告之。及其不知改。又出災害以警懼之。凡以使之正其事於未然之前而已。

陳氏曰。格正也。祖己之意。謂天意變異。當先正心。王心正。然後可以正其事。

呂氏曰。格、至也。已到先王地位。或遇有者般災異。但只就身上檢點。天之所降災異。不關他事。必己身中有不到處。祖己教高宗自去身上檢點。故教以消變之方。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無垢曰。義理之所在。天之所在也。故順義理者其年永。悖義理者其年不永。非義理之外。別有一天也。當其順義理時。是卽永年也。其悖義理時。是卽天絕也。然則天之視民。等如一子。豈有厚薄哉。豈不欲人之壽登百年哉。奈何其悖違義理。自中絕其天年乎。然而顏淵順義理而夭。盜跖悖義理而壽。祖已之言果如何。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論人之生。皆以直道。非直之生。幸而免耳。如盜跖雖生。其神魄已自淪於幽冥。雖生實死耳。顏淵雖夭。其淳風懿德。雖千古而常在。誰謂其夭哉。則是祖已之言猶在也。

呂氏曰。天以至公無私。蓋視下民。常主於義。民之高下長短。善惡壽夭。咸其自取。天何嘗容心於其間。能合天之義。便能順受其正。能安天命。如此年便永。不能合天之義。便不能順受其正。不能安天之命。如此年便不永。民有不永年者。非天固欲夭民。使不永年。中間自絕了天命。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其初天皆欲使民得壽考。到中間私意橫生。不能保守天命。以此便絕天命。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無垢曰。夫有義者永年。不義者絕命。天之命其必信如此。其禍福曉然。欲使天下人人。自正其德以永年也。使若順德以行。常在永年之地。服罪以改。不陷中絕之域。卽是順天以行也。祖已既言天命必信如此。乃爲高宗曰。吾之言天命如此。王無疑也。其如我言以爲警戒乎。

呂氏曰。民有不順天德。私意橫生。嗜慾膠擾。敗喪天命。其不順天德如此。民之罪何所逃。而乃不去自訟。傲然不受天之罪。方居窮思難。恥過作非。遂過不悛。謀辨解說。日入於文過飾非之地。殊不知天既已信其命。正其德了。如何改易。大抵福善禍淫。此乃天命天德。天既信此命。正此德。民之不若德。不聽罪者。自當受天禍。民雖多方計較。欲回避此禍。然天既如此了。又豈可遷就。民亦枉費了許多計較。看既之一字。則知夫民要遷就亦不得。民要回避亦不得。民不知天既如此了。方且曰天其如我何。看此書之作。乃是祖已以高宗祭祀致豐而作。而書中所言都不及高宗身上事。卽舉民以爲言。其言若緩而不迫。蓋高宗是明哲之聖人。目擊而道已存。固不待祖已諄諄之告語。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無垢曰。夫王者之職。專主敬民修人事而已。至於祭祀。自有常典。安可昵鬼神以求福。而不以敬民爲職也哉。以敬民爲職。則知所先後矣。言自成湯以至小乙。無非嗣天者也。其常祀自有制度。豈可出私意而豐于昵乎。祀豐于昵。是過也。非惡也。天乃戒懼之如此。是知高宗之德。上與天同。天愛之如此也。東坡曰。或者乃謂先王遇災異。非可以象類求天意。獨正其事而已。高宗無所失德。惟以豐昵爲過。此乃諂事世主者言。天人本不相與。欲以廢洪範五行之說。予以爲五行傳。未易盡廢也。書曰。越有雊雉足矣。而孔子又記其雊於耳。非以耳爲祥乎。而曰。不可以象類求。過矣。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以儆之。今乃曰。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而已矣。爲國者之害。莫大於此。予不可以不論。

胡氏曰。七世之廟皆祖也。常祀皆宜如禮。不可獨豐于近廟。蓋據時有此過而言也。

張氏曰。夫祖考無非天嗣也。故其祭祀之禮。莫不有典。不可豐。不可殺。高宗之祀。特豐於近。是倒其典矣。祀典既亂。此祀之所當正也。

吳氏曰。傳謂特豐于近廟。非也。且祭祀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此篇亦無豐厚之文。但以祭之因戒之耳。故豐爲風字。言其化於近以及遠也。

尚書精義卷二十三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鄭氏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

無垢曰。始文王遵養韜晦。殷人不以西伯爲意。紂日夜爲惡。西伯日夜爲善。天下之心。日夜去紂而歸西伯。殷之賢者。爲國家深思遠慮。知天下之勢。將盡歸於文王。紂將盡亡祖宗社稷。此所以始咎周也。夫黎近王圻。文王威德日隆。動無不克。其勢將至王朝矣。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也。恐而奔告。其驚懼之心。亦可見矣。夫文王稱兵。迫近王畿。使朝廷大臣驚恐。此不赦之罪也。借使得專征伐。當如是之恣乎。使紂按其不臣之心。下令而廢黜之。有何不可。至無以爲計。稱天自解何也。曰。天下之勢。已歸文王矣。王者無勢。以天下之勢爲勢。勢既去矣。特一獨夫耳。禁之誰止。令之誰從。使文王肯聽天子之令。天下其肯舍文王乎。賴文王大聖。不肯遽順天下之心。舉成湯故事。使當伊尹成湯之際。紂有南巢之放久矣。孔子見其心。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黃氏曰。商始咎周。周人乘黎。黎近邑也。祖伊恐。奔告于受。則勢亡已迫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未有非之者。及其戡黎。而聖人獨念之深如此。蓋以非吾有以取之。而心歸焉。則受天下而不爲非。君臣之間。一有嫌隙。而遽乘其近邑。若將迫而取之。則黎雖區區。不得無罪。雖然。一邑不可取。則天下宜

不可取。取一邑爲罪。則取天下宜爲大罪。夫不許其取一邑也。益以見其不取天下之爲至德也邪。且事君如文王至矣。而以一邑獲罪。況其下文王一等者乎。嗚呼。聖人之心微矣哉。

張氏曰。紂之無道。天下歸周久矣。然昏迷而不悟。至于周人乘黎。乃始咎周。夫黎之與殷。輔車之相依。今既乘黎。則是脣亡齒寒。殷之所以惡周。以此而已。祖伊、紂之臣也。方且恐懼奔走。以告于王。閔其喪亡無日。此西伯戡黎之所以作也。

呂氏曰。紂之惡日盛。周之德日著。此祖伊之所以咎。謂之始咎者。商元不曾咎周。便見得商人安于文王甚久。亦文王有君臣之大德。事君之小心也。黎國近紂都。與同惡之國。周戡伐其逼近紂都之國。事勢近迫。故祖伊奔走而告于受。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無垢曰。文王爲西伯。則凡西方一道諸侯。皆得以征伐之。使紂在上。朝廷清明。西伯戡黎。乃方伯稱職。何警懼之有。則夫祖伊所以恐而奔告者。以朝廷紊亂。故深爲之疑慮也。以事勢觀。天命將歸于周。而絕于殷。此祖伊之見也。未敢以爲然。而問之至道之人。至道之人。以謂殷命將絕矣。又卜之元龜。元龜之兆。亦以謂殷命將絕人謀鬼謀。無有以爲吉者。其歸周也必矣。

陳氏曰。格、至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所謂致知者。窮理也。窮理而至萬物之所至。則格之爲言。能極物

理之所至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今以格人而考元龜。不見其吉。則商之事可知矣。

張氏曰。周已勝黎。祖伊恐。而奔告于王者。欲其畏禍而知改也。將告之以天命。故以天子稱之。天既訖我殷命者。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其受命久矣。周既受命。今又戡黎。則殷王之命。于此乎終矣。格人。則其誠足以前知者也。元龜。則其神足以前知者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則其凶咎。必至于天人之所不與也。惟其天人不與。此所以不能保其宗廟社稷。而至于覆亡。

呂氏曰。當時人皆不恐懼。獨祖伊恐懼者何故。祖伊是衆醉中獨醒者。奔告于王。呼天子。言天已絕了商家之命。其情甚急切。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無垢曰。先王以儉。而紂以淫。先王以恭。而紂以戲。先王以恭儉垂後。而紂以淫戲絕之。是先王絕紂乎。紂絕先王乎。此所以謂之自絕也。且紂嬖婦人。愛妲己。收狗馬奇物。作沙邱苑臺。其淫乃如此。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以酒爲池。以肉爲林。使男女相偁逐其間。其戲乃如此。將何以見先王乎。想祖宗在冥冥之中。方悲悼不已。雖欲以私意祐之。不可得也。使祖宗祐之。是祖宗爲淫戲者。作淵藪也。神人一理。人所惡。則祖宗神靈亦惡之矣。又何疑哉。　又曰。祖宗卽天也。自絕于祖宗。卽亦自絕于天也。自絕于天。故天棄之。自絕于先王。則先王亦棄之無疑矣。何以見棄之之實乎。天下之民。無有安于田畝。而康食

者。以皆苦征役。無有安其常心。而虞天性者。以皆爲草竊。無有事父母畜妻子。而迪率厥典者。以皆爲敵讐。事至於此。則天人之意。祖宗之意。蓋可知矣。

張氏曰。不有康食。言其困窮也。不虞天性。言其內不足以度知天命。不迪率典。言其外不足以率循常道也。夫紂之將亡。民可以食。鮮可以飽。此之謂不有康食。惟其不有康食。則常心遂喪于內。則不虞天性。而至于無命于外。則不迪率典。而至于無義。此殷之所以卽喪也。

王荆公曰。不虞天性。能度天性而行。則義矣。

呂氏曰。商之賢聖之君六七作。非不可以憑藉扶持。先王亦非不相助爾。後人自是爾淫酗戲狎。以自絕于先王。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摰。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無垢曰。先王之心。天之心也。天之心。民之心也。紂自絕于先王。故自絕于天。而天棄之。天棄之。故民棄之。今民無不欲紂之亡者。是民棄之也。原其所以自棄于先王者。則以先王之心。乃天之心也。天之心。乃民之心也。何以見民欲紂之亡乎。其爲言曰。天何不降威命誅紂。又大命在于廢昏立明。今何爲不至乎。摰。至也。言欲天早誅昏紂。而立明君也。今王能信如我之所言。而改悔乎。尙庶幾天命之復回也。

又曰。爲天下君。豈有無所顧藉者。紂無賴。乃有如閭巷下俚之所爲者。豈人情也哉。蓋亦有所恃也。所恃者何。天也。不知紂以天爲何物哉。觀其言天。乃以天爲無知之物。專驕養人主。使恣心極意。爲無

道以取娛樂耳。是凡爲人主者。皆天私之。而不問其賢否也。殊不知天心乃民心。得民則得天矣。

周氏曰。夫命者。聖人之所罕言。凡國之所以興亡。時之所以治亂。莫不係于人爲。而非由命也。世之賤者衆。而貴者鮮。愚者多而賢者少。中人安于擯棄。俟時而動而不競。蓋聖人以此寵愚賤。息爭端也。夫謂之命。則有命之者。安可生而默定哉。桀紂據湯文之資。不善守而亡民。斯爲下矣。其能不曰命哉。

呂氏曰。我自有命在天。大抵爲惡之人。多不自省悟。一如陳後主。方隋師韓擒虎等渡江。邊帥告急之疏。陳後主皆不覺。及隋已滅陳。乃知前日邊帥告急之疏。皆未曾開。以此知亂世無道之君。都不自悟如此。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無垢曰。祖伊見紂不悟。恃天以爲惡。故報之曰。汝罪其數多矣。今參列布于上天。天將按罪。相聖人誅汝。至於此時。汝尙能責天以命。殷之喪亡。不俟終日。將在卽日矣。其喪亡之由。皆汝功事所至。指由也。紂有何功哉。功一也。聖主功于養人。暴主功于殺人。天隨其功而報之。功于養人。故天報周以數過其歷。功于殺人。故天報紂以燔身懸頭。以亡其社稷。不無戮于爾邦。蓋指紂也。

張氏曰。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乃政多參在上。則是爲之致之。在我而已。其可以責天命哉。功者。積力而致其成也。積力以爲善。則有爲善之功。積力以爲惡。則有爲惡之功。紂徒積惡而已。故亦謂之功。言惡如此。不能無戮于爾邦。此書所謂自作孽不可逭也。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無垢曰。夫天生民以司牧之。使不失性。今紂作惡于上。變亂風俗。至于如此。豈天所以命紂爲人主之意哉。一切顚倒天理。而窮心極意以騁其私欲耳。微子知天命將移。祚于周家。而殷之將亡不久也。欲去則有所不忍。欲留則有所不可。屈原所謂心煩意亂。不知所從者也。況微子與比干、箕子。皆宗臣也。利害一體。故作誥以問二公。而求所安焉。　又曰。商之亂至此極矣。無可爲者。然三人之心。尚庶幾其萬一焉。故微子則去國以警紂。比干則直諫以警紂。紂殺比干。至箕子。獨佯狂而不死者。尚庶幾紂之警悔。吾可以成就之也。紂終不悔而死。此三人者。一存宗祀。一守死節。一陳洪範。去者非叛。死者非訐。生者非偸。故孔子表而出之曰。殷有三仁焉。以此知臣子之處心。當究觀微子一篇可也。又以知所謂仁者。或去、或死、或留。皆仁也。儻以去爲是而留爲非。以死爲是而生爲非。皆常人之客氣。而非聖人之道也。第顧其心于宗社何如耳。

楊繪曰。噫。錯之一言。不已深乎。商周之不敵。一言盡之矣。夫天之所以命君者。俾之司民也。而紂專虐民。非錯天之命而何。文王專愛民。非合天之命而何。非天惡商。商之所爲。自錯其命而已。非天私周。周之所爲。自合其命而已。錯其命者滅。合其命者興。天人相與之際。君天下者。其監茲哉。

李泰伯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刃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政。俾後之人。優柔而自

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

孫覺曰。君可去乎。曰不可。國滅而祀滅。去之可。古之人有行之者。微子是也。君可詐乎。曰不可。君不道。全身詐之可。古之人有行之者。箕子是也。君可死乎。曰不可。言不從而死之可。古之人有行之者。比干是也。商之衰。紂爲不道。而時乎微子。死則商滅。去則商祀。微子者。如之何而不去。時乎箕子。內明而外難。進戮退戮。爲箕子者。如之何而不奴。時乎比干。祀存乎微。道行乎箕。尙一言而悟其心者。如之何而不死。曰。然則三子者。舉皆有過矣。舍其君而去之不忠。詐其君而奴之不信。君不可諫。諫之不智。忠、信、智、三子未盡。孰爲仁哉。曰。去其可去。孰爲之忠。詐其可詐。孰爲之信。死其可死。孰爲之智。告一世之君。而存百世之祀。微子之仁也。志不得乎亂世。而道行乎治平。箕子之仁也。安一身之死。而勸萬世之臣。比干之仁也。微子去。商祀綿。箕子奴。周道彝。比干死。臣節殫。其所行異。其爲道同。易地則皆然也。去、奴、死。其號名殊。其所以爲仁一也。

劉氏曰。三人或死或生。其事不同。而同謂之仁者。明死生不足言人也。夫仁者有成質。略舉其大方而言之。則不遷怒。不貳過。不樂生。不惡死。端而虛。靜而一。若是者。人貌而天。其有利害壽夭。成敗是非。則寒暑燥溼。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故名仁者。以其成質。非語其運之變而名之也。成質卞氏之玉也。運之變者。或刻以爲璽。或刻以爲璧也。璽與璧則異矣。然而稱寶者。卞氏之玉也。

張氏曰。天之立君。命之以治民而已。今殷王弗或亂正四方。此所謂錯天命者也。殷既錯天命。則其覆

亡無日。故微子作誥。以告父師、少師。所以陳其出處去就之節也。

呂氏曰。大抵天下有道。仁人君子。相與謀議于朝。天下無道。仁人君子。相與謀議于家。微子一篇。是微子、比干、箕子。以紂之將亡。相與謀議。各致其一身之義。使三仁人遇堯舜之朝。必如皋、夔。相與謀議于堯舜之前。使其在湯之朝。必與仲虺。相與謀議于成湯之右。惟其居無道之世。此所以自相議論。各欲自致一身之義。于此。足以見仁人君子之用心處。孔子所謂殷有三仁者以此。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無垢曰。或有也。殷家將不復有治政四方之事矣。天子所以治正四方者也。不復有治政四方之事。則是大器將移于他人之手矣。　又曰。底、致也。言終始其德也。遂、成也。言成爲法度也。以言我祖成湯。終始其德。設爲法度。森然陳布于上世。以垂裕後昆。而紂乃沈湎酗醟以敗之。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壽醉日富。是有德之人。乃不爲酒所亂。無德之人。飲酒則昏惑。不復知義理所在矣。是酒能敗德也。

張氏曰。治亂之謂亂。正直之爲正。弗或亂正四方者。言紂之無道。不能治政于四方也。易曰。或之者。疑之也。言弗或亂正四方。則其爲不能必矣。

呂氏曰。此一篇書。不可把作憤疾看。當做憫惻看。此一書中。皆是憫惻之辭。初非憤疾之辭。如此方看

得出。其者。疑而未定之辭也。紂已是不能治正四方。微子不敢便言紂不能治正四方。乃謂殷其弗或亂正四方。乃是疑而未定之辭。於此見得微子之用心忠厚處。商之賢聖之君六七作。我祖先王之功。陳列于上。紂乃沈湎于酒。至于敗壞喪亂其德于下。當時沈湎于酒。自是紂初不是。微子何故不說紂用沈湎于酒。乃說我沈湎于酒。于是見得君臣一體。紂之沈湎于酒。便是微子沈湎于酒相似。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無垢曰。朝廷風俗如此。而無知小民。所在而起作敵讎。不復知有朝廷。紀綱至此亦大亂矣。且夫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而江漢遊女。無思犯禮。汝墳婦人。勉夫以正。今紂沈酗于上。而小大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小民相爲敵讎。以此知天下治亂。盡在人主而已。人主治亂。盡在一心而已。使人主正心誠意。如文王雝雝肅肅。行于宮室宗廟之間。則德風潛行。天下安妥。朝廷尊嚴。小民和樂。豈有此等風俗乎。如微子所言。商家社稷。不可拯救也。　又曰。微子見天下朝廷。小民風俗。大壞如此。雖有區區拯救之心。而紂沈酗不可嚮邇。茫然四顧。無可依憑。徒見殷之滅亡。如大水中。渺無津涯。不可拯救耳。臣子忠誠之心。其如何哉。　又曰。蓋賢者觀理不觀形。理既顛倒如此。雖位居九五。衆號億萬。宗臣滿朝。其覆亡必矣。理儻安平。雖越在草莽。衆止三戶。人才不多。其勃興也必矣。是以觀人之國者。每以理爲斷也。

呂氏曰。君道善羣。君能善羣。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民何緣會至于草竊姦宄。君不能善羣。則強凌弱。衆暴寡。無小無大。以皆好爲草竊姦宄。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

無垢曰。微子既言殷之亂亡。然後問箕子、比干。以處己之事。言我以紂之故。積憂生疾。發出爲狂。在家耄亂。遜于荒野。以寫其憂。其不能處如此。嗚呼。宗臣之心。乃如此其烈乎。　又曰。微子憂國狂亂如此。責箕子、比干。略無一言。告我以國之顚隕隮墜。當如何其救之也。以此見微子區區爲宗社計。隕穫至于如此。然而當時。自有釣于渭濱。如太公者。亦有居北海之濱。如伯夷者。微子何乃憂苦如是哉。蓋宗臣以社稷己任。不得不爾也。至吾夫子聖之時。有可以仕而仕。可以止而止。可以久而久。可以速而速之說。然後吾道其沛然矣。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夫子。惜乎微子未之知也。

張氏曰。微子言紂之遂喪。憂傷之至。無如之何。故其發生狂亂。昏惑不知所處。故欲遜于荒野。此微子有去之之意也。今汝父師、少師。無意告我。以商祀顚隮之事。當如之何。若之何其者。問其策之安所出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無垢曰。箕子亦順其事而答之。故亦稱若曰也。稱王子。以知微子爲帝乙首子也。今天酷毒。降此災殃。故生紂。專以亂殷邦爲事。則昏亂暴恣。豈復知所畏乎。君子之所畏者三。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乃罔畏畏。則是于天命、大人、聖人之言。皆不知所畏矣。咈老成前輩元功重德者。不足怪也。夫爲民而不事耕稼。不樂本業。以飲酒爲事。且不畏天命。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于長者功德。動爲咈逆。是朝廷無刑辟也。如此爲國。不亡何待。

張氏曰。夫耆長舊有位人。皆能守先王之法度。不從紂以爲惡。非所宜咈也。今汝咈之而不從。則其惡積罪大。而不可化矣。

呂氏曰。到者裏皆無畏憚。孔子所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他都不畏了。老成之人。民所當畏也。今來咈逆之。舊有位人。民所當畏也。今乃慢忽之。此最是亡國之大證驗。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無垢曰。夫祭天地神祇。犧牷牲用。此人主精神之所寓也。其可忽乎。今殷民乃敢攘竊之。是不知有天地神祇。不知有人主也。其罪豈可勝誅。推原其心。雖弒父與君。亦安行而爲之矣。宜乎見之者憤。聞之者驚。而朝廷不以爲意。乃公然容縱。使行而食之。略無忌憚。又無罪災以及之。如此。則是滿朝不知天地神祇。不知有人主矣。又曰。夫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合之則神。一之則強。得之則爲王。而乃戕賊如此。用虐法乂之。又視之如仇讎。又斂之如盜賊。日夜失民之心。起敵讎之志。而不恤不懼。竭力虐政。專以戕賊爲事。夫戕賊斯民。是戕賊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也。安得有吉祥之事乎。又曰。上觀紂所爲如此。下觀殷民所爲又如此。若形之于影。聲之于響。無有少異者。是其上下

君民之罪。同出于一律。皆當受天之誅無疑也。

東坡曰。殷之君臣。下視其民若仇讎。而聚斂之。以此爲治。力行不怠。皆召敵讎之道也。

張氏曰。今紂之弗欽上帝。遺厥先宗廟弗祀。故犧牷牲用。既爲殷民所攘竊。或以容或將或食。皆無災以及之。此卽所謂凡有辜罪。乃罔常獲者也。夫殷之上下。以讎斂而召敵讎。至于罪合于一。復有惠澤之加乎民哉。此民之多瘠。而無告愬。故曰多瘠罔詔。謂之多瘠。言其困病之甚也。

呂氏曰。天之降視商民。甚是分明。商民不知天之所以降視者。甚分明。其朝夕用工夫。只是相仇讎。相斂怨。上用工夫。其所以召讎敵怨讎。更不曾會倦怠。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曰不足。做好事要住也不能得。做惡事要住也不能得。論來只是一箇關楗。纔撥轉得過。爲惡不怠。便是爲善不怠。罪合于一。天下皆化紂之惡。與紂一般了。大抵源清則流清。紂恰是天下之本源。本源既濁亂了。流派亦從而濁亂。所以謂之罪合于一。言其上下皆同惡也。多瘠罔詔。以此便見民多疾病。都無說處。天下未至于大無道。雖或說與君不得。亦可說與公卿。公卿不得。亦可說與大夫。事到者裏。上也無說處。下也無說處。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無垢曰。商既淪沒喪亡。箕子與比干。將與社稷俱亡耳。是比干將以死諫。而箕子將佯狂。以觀紂之改

否也。箕子、比干。處心已定。已無去國之意。故曰。我罔爲臣僕。以謂誓不爲他人所臣屬也。孔穎達謂于時。箕子蓋請立啓。而帝乙不聽。然則微子不去。非特宗祀不保。兩人必皆受誅。微子去。則箕子可以少安矣。此正與劉琦之事相合。昔劉表以琦貌類于己。甚愛之。後妻蔡氏。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于表。琦不自寧。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乎。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以是知微子止有去計耳。無他說也。　又曰。靖、謀也。言三人各自謀所以見于先王。而無愧者。微子自謀存宗祀。以獻于先王。比干自謀死諫。以獻于先王。箕子自謀佯狂。俟紂悔過。以獻于先王。亦豈必同哉。況一人之身。豈能兼此三人之事。各守一節可也。三人之志。將各爲謀。以謂蓋棺之後。可以瞑目。見先王于天上。無愧心足矣。豈有一毫爲身計。爲家計。而不爲國計。用其智巧。恃其虛譁。以獻于先王邪。

東坡曰。刻、害也。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

荊公曰。我舊云刻子。刻、責也。舊以社稷之責。責微子也。用乂讎斂。言因用公治法。以刑讎民。以賦斂民。讎民則召民敵。斂民則召民讎也。因用治法讎斂民。所謂阻法度之外。以責于下者也。

吳氏曰。商業已墜。賢人親戚遯退。而天下歸于周矣。傳謂告二師而去。非也。觀此篇之文。但微子言紂

惡之甚。使我心不寧。而生狂疾。吾殷家昏亂已在荒廢。汝當告我以何道。箕子乃勸微子去。以存商後。爲祭祀之主。二子非不知紂不可諫。而不去者。蓋欲存君臣之節也。

劉氏曰。刻、猶害也。言我舊云紂嘗欲害子。今王子不出。必見殺。王子見殺。我乃隕滅矣。所以然者。三仁存則商存。三人亡則商亡。武王觀兵。此其驗也。均之不可亡。而微子先遯于荒者。微子以地逼。見疑欲害。與其見殺而速亡。不如避禍而緩死也。然則三人亦何向何背。何去何處。特勢會之變。微子以母兄宜避。比干、箕子、以同姓宜留。此仁者之外化內不化也。故曰。爲百世師。

張氏曰。夫先王之所以望于後世子孫者。惟忠與孝。而微子去之。則自獻以其孝。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則自獻以其忠。先王之所以望後世。在于忠孝。而三子之所自獻者。亦以忠孝。此所以無負于先王者也。此孔子所以謂之三仁。其去則利而不貞。其死則貞而不利。惟箕子之囚爲利貞。故易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者此也。

呂氏曰。箕子昔日嘗言于帝乙。立微子。帝乙不從箕子之言。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我舊時之言。爲汝之害。使微子而不出。我則立致于顚隮。箕子教微子出。猶有彌縫紂之意。大抵人有疑心。縱有好言語。亦不能聽。箕子舊日曾言立微子。紂之心到今亦不能無疑。惟微子既出。則紂無疑心。無疑心。箕子庶可與紂說話。

尙書精義卷二十四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無垢曰。武王待紂二年而不悛。亦終焉爲惡而已矣。故十三年正月。決意渡孟津而伐之也。東坡曰。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卽位而不改元。十一年喪畢。觀兵于商而歸。伊川曰。一月者。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天正。今月之正也。不書商歷。以見紂自絕于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乎天理如此。

吳氏曰。傳言卜諸侯伐紂之心非也。且紂之惡。天下共棄之。武王觀兵。不期而會者。十三國。伐紂之心。固可知也。豈待卜諸侯之心哉。若是則乃是武王急欲取天下也。觀兵孟津者。所以警紂。欲其悛心。已而無自懼之意。故伐之也。若湯放桀之時。湯貢伊尹。而桀不用。亦此之義也。

李定曰。孔氏曰。退以示弱。或曰。武王之退。非示弱而襲之明矣。觀兵孟津者。冀紂能知懼而反善也。以予考之。亦猶舜禹之征苗。而班師振旅也。始之往也。順天應人而已矣。及其至也。猶冀其警悟而還之。此篇云。觀政于商。則或人心之有所未絕。天命之有所未終者。于是退歸以俟之。然舜禹之歸也。苗民乃格。此篇云。惟紂罔有悛心。又曰。時哉不可失。然後知人心已絕。而天命已去。于是誅其獨夫。而拯其

民于塗炭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武王之謂也。

李石曰。周文王沒後九年。丁丑。武王觀兵于孟津。又二年也。己卯伐商。編年歷。丁卯。文王斷虞、芮之訟。乃受天命。後九年乙亥。文王沒。又二年丁丑。武王伐商。其歷年甲子。至此不同矣。按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皇極經世。蓋本乎此。編年歷。斷以丁卯。爲文王受命。至乙亥文王沒。凡九年。又二年丁丑。武王伐商。是用尙書著泰誓。惟十有一年者。通文王受命。武王卽位而言也。

楊氏曰。或曰。周文既未嘗改元革命。而周書首曰。惟十有一年春。復何謂而云乎。答曰。蓋追而書之爾。仲尼已于商書伐君之始也。貶伊尹。以誅亂臣賊子焉。洎周書。則原周之所以得天下。商之所以失天下。爲人君戒也。紂之失天下也。非敗于牧野之日。而驟失之也。周之得天下也。非克于牧野之日。而驟得之也。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故原紂之失天下心。周之得天下心。自虞、芮質厥成始焉。武王曰。我文考文王。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仲尼由是斷爲受命之年焉。若曰。周之有天下也。已十年矣。紂之所存者。唯位與號而已。以十年有天下之周。而伐已失天下之商。則又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是故惟十有一年春云者。仲尼討紂而與周之筆也。不亦爲人君者之戒乎。

顧氏曰。十有一年者。抑商之正朔邪。抑周之正朔邪。曰。周之正朔也。將周之文王邪。武王邪。曰。周之文王也。然則文王之生。既爲天子矣。曰固也。棫樸之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夫六師者。天子之事也。文

王之征諸侯也。固以爲天下之軍討之矣。此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當是時也。商存焉。而武王既嗣而爲王矣。此所以見文王之爲天子也。夫紂雖不道而猶存也。文王烏得爲天子哉。曰。文王之爲天子。以天與民歸故也。紂雖不道而猶存者。聖人之仁心也。夫文王之於紂也。亦盡矣。炮烙之刑。天下無有敢言者。而文王特言其不可。黎侯之征。不在乎成周之義。而在乎懼紂之心。言之而不用。懼之而不悛。可伐也。

林氏曰。夫紂君也。武王臣也。以臣伐君。天下之至逆。武王豈惟逆天下之大順。而樂爲此慙德之舉哉。蓋有不得已于其間也。齊宣王問于孟子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紂之爲君。既失夫爲君之道。神怒之。民怨之。則武王不得不應天順人。以伐紂。非敢加無禮于其君也。蓋以紂失爲君之道。而天下之人。既不以之爲君矣。則我雖欲不興師以伐之。不可得矣。

張氏曰。窮則變。往則返。天地陰陽之常理也。當紂之時。天下之否極矣。武王之伐紂。將以傾否而爲泰。故其誓謂之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者。文王九年大勳未集。而武王終文王之喪三年。然後廣文王之聲。而卒其伐功。故稱十有一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者。一月卽十三年正月也。蓋武王之伐紂。至于孟津而反。所以觀政于商。蓋亦冀其改悔而後已。故服喪三年。觀政三年。繼文王之九年。所謂十有三年者此也。

呂氏曰。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相犯。當紂人心未離。天命未絕。武王事紂之心。未嘗不至。及紂人心已離。天命已絕。不可一時令他據天位。武王亦不得不伐。豈武王好伐于二年後哉。一月戊午。不言正者。紂之正朔已亡。周之正朔未建。此聖人作春秋之意。春秋十二公。惟定公無正。不言正月。蓋以昭公喪在外。定公未立。舊君之天命已終。新君之正朔未頒。一月之辭。聖人于毫釐之際。謹嚴如此。蓋所以正天地之大義也。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無垢曰。史記云。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則是武王與八百國之諸侯。及八百國卿士大夫之心。皆一而無貳。皆誠而非僞。故同爲此舉也。天下之心如此。武王特因天下之心。而倡之耳。使其間有一夫異心。則是武王之舉。乃盜賊而非天意也。　又曰。人惟萬物之靈。在萬物中爲最靈者耳。至元后則大不相似。是元后于萬物之中。又超然聰明。出乎萬靈之上。靈謂靈于萬物耳。至于聰明。又豈止于靈而已哉。惟聰則所聞者遠。惟明則所見者深。聰明安可強作邪。惟天生聰明。實異于衆人者。乃能合天而爲君耳。元后聰明。在萬靈中。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惟其聰明如此。故其所聞所見。高出乎四海九州之上。而爲天下父母。其政教法制。無非保護斯民。有同赤子。蓋民比萬物曰靈。比聰明之君。則爲

至愚矣。儻非聰明之君保護之。其蹈害而貽禍必矣。紂爲元后。而以淫酗倡率天下。使皆爲淫酗之民。爲民父母。當如是乎。嗚呼。元后之任亦大矣。天地爲萬物父母耳。而元后乃爲萬靈父母。可不自重。武王將以數紂之罪。故先立此四句。以見人主之任。其重如此也。

張氏曰。友邦者。親之也。冢君者。尊之也。　又曰。萬物盈于天地之間。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此天地爲萬物之父母也。然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則有生有知。又且有義。此人所以獨靈于萬物矣。靈者。神之降而在人者也。人爲萬物之靈。非亶聰明。不足以治之。仲虺之誥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此亶聰明而後作元后者。亶聰明者。言其聰明之德充實乎內。坦然而行之者也。與所謂作聰明者異矣。元后之于民。治之以義。所以制其彊。撫之以慈。所以恤其弱。有以制之。則民必尊之。有以撫之。則民必親之。尊之親之。父母之道也。紂之無道。喪其聰明。殘害于爾萬姓。不足以作民父母。此天之所以震怒。而命武王以伐之也。

呂氏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有形有氣。皆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天地爲萬物之父母。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惟人最靈。天地以一元之氣。丕冒天下。本無厚薄。惟得其精與粹者爲人。得其偏與凡者爲萬物。皆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者。亶者。言其誠實也。聰明非靈之外。別有一箇聰明。不過得精粹淸徹。便作元后。此言人君之職分。作民父母。此見與天地同功處。此數句雖然武王因伐紂而言。然百聖之相傳。六經之總會。皆不過此道理。此最精處。學者能玩味此四句。則可以通貫六經。親

見百聖。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

無垢曰。昏庸之君。以謂蚩蚩之民耳。而不知民心卽天心也。民喜卽天喜。民怒卽天怒。不以民爲心。是不以天爲心也。然則降災下民者。豈非不敬上天乎。夫有天下者。所戒莫過酒色殺人耳。有一於此。未嘗不敗亡者也。豈有爲人君者。若不肖子弟。而沈酒濫色。若凶惡盜賊。而酷暴虐殺乎。顧此資質。在下則天子誅之。在上則天下誅之。此宇宙中所不容者也。　又曰。舜罰弗及嗣。而紂乃罪人以族。舜賞延于世。而紂乃官人以世。是其所爲。每與舜相反矣。由舜之道。足以得天下。由紂之道。足以亡天下。人主當自擇焉。賞與官人有別乎。曰有賞以祿耳。而官人乃不問賢不肖。皆使在位。當紂之時。受紂之私恩者。決非賢者也。然則湯有孥戮之刑。則如之何。曰戮辱也。非族之謂也。湯肯族誅人乎。決不然也。　又曰。自義理而行。則以民爲重。自人欲而行。則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爲重。以民爲重。則如漢文惜十家之產。而罷營露臺。以宮室至侈服爲重。所以紂殘害萬姓。營此不急之舉。而不恤也。吁、人欲其可畏哉。然人欲不行于茅屋衡門之間。而每行于四海九州之主。茅衡之下。衣敝履穿。羹藜飯糗。人欲何自而行乎。曾臨四海。雄霸九州。號之則聽。禁之則止。人欲恣行。無所忌憚。不足怪也。此皋陶所以告禹。而曰。兢兢業業。湯得天下。所以言慄慄危懼。惟恐人欲之起也。爲天下君者。常以民爲心。則發一號。施一令。興

一事。廢一法。惟恐有害于民。安得至此極邪。　又曰。君天下自有君天下之資。亡天下自有亡天下之資。不可強也。觀紂資稟。乃盜賊之雄者耳。天欲亡商。必生此人。良可痛也。夫忠良而焚炙之。孕婦而刳剔之。此何等法度。亦將何所不至哉。當時商家在廷。賢者爲多。不知忠良者之爲誰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而視其胎。嗚呼。殺諫臣而刳其妻。及殺其未產之子。凶虐如此。此所以能亡商家之社稷歟。又曰。紂之凶暴如此。此其天心也哉。天下之心皆怒。是乃皇天震怒也。紂凶暴臨于四海。而文王忠厚。亦臨于四海。四海之人。皆憤怒紂。而歸心于文王。欲文王舉湯故事而征之。民心如此。是乃天命文考。肅將天威也。西伯戡黎。則文王嘗行天威以警紂矣。使文王不死。豈止戡黎而已哉。此非文王私意也。天下之心也。天下之心。天之心也。自堯舜以來。積至于商。凡千七百有餘歲。而文王聖德。獨卓然出乎諸國之上。則天之生文王。正所以伐紂也。

呂氏曰。聖人雖相去千百里之遠。求其端。則不過公私而已。惟其公。則天地萬物。都如一體。上則翼翼小心。順帝之則。下則慄慄危懼。懷保小民。惟其私。則限七尺之軀。此外皆壅蔽隔絕。以天爲蒼蒼空虛之物。而不知敬。以民爲蚩蚩無知之物。而不知愛。又沈湎冒色。只是一箇昏昧。但知七尺之軀。養其體所以冒于聲色。無所忌憚。元初之聰明。已自斲喪殆盡。或幾乎熄矣。　又曰。人誰無好惡。好惡出于公心。便有節。出于私意。便無節。惟紂出於私意。故惡一人不已。必至族。好一人不已。必及其世。　又曰。紂之惡極。天之怒。亦與之俱極。天之于人。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此見天人一體處。紂之所以爲

惡。只是一箇弗敬上天。文王之所以爲聖。只是一箇肅將天威。若是毫髮怠惰。便是人欲非天威。

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無垢曰。西伯戡黎。而紂改過。與夫紂不改過。而文王卒有天下。則是大勳已集也。自戡黎之後。紂雖不改過。而文王不幸死矣。是文王之所以受天之付託者。未成其功也。文王既死。紂之凶惡不改。武王繼父之志。述父之事。豈得恝然坐視而不顧哉。故十有一年。以爾友邦冢君。起伐紂之師。至孟津而不渡。所以伺察商之政事。警紂之邪心。使之遷善改過。退而不伐。蓋以俟紂之改過也。則周家忠厚之意。可謂深矣。　又曰。嗚呼。弗畏天地百神。祖先宗廟。豈畏武王之兵哉。事至於此。無可爲矣。想紂之心。寧燔身懸首以取快。終不肯改過自新。以遷善也。　又曰。古之祭祀。于犧牲粢盛。甚嚴且謹。祀五帝則芻之三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以有事于耕耤。以供天地祖宗之粢盛。其所以如此者。上以荷天地之付託。下以承祖宗之基業。示不敢輕之意也。今祀天地犧牲粢盛之物。盡爲凶盜所攘竊。而啖食之。紂乃縱而不問其罪。是與凶盜同心也。是不有天地宗廟也。是以天地之付託。祖宗之基業。委之于凶盜也。不祥莫大焉。犧牲粢盛。爲凶盜所攘。或以爲不可。乃曰。吾有民。以謂天下之民。死生在我。吾有命。以謂吾既爲君。天命在我。何所不可哉。凶盜攘竊犧牲粢盛。人以謂當殺。我以謂無害。忠良諫輔。人以爲當用。我以爲當殺。在我意耳。有何不可哉。其侮慢之心滋甚。上至天帝。下至后土。旁至百神。親至祖考。略無

分毫懲創改悔之心。不燔身懸首則不已。小人無賴。爲凶盜者。類如是。乃以當四海九州之上。商緒何其不幸哉。

東坡曰。若其悛也。則武王當北面事之歟。曰否。文王武王之王也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爲一王後也。余竊以爲不然。武王誅紂。尙使武庚、微子、爲商後。使紂改過。安得僅同武庚、微子乎。此非所以論武王也。聖賢所爲。豈至於此。第未深思之耳。惟其罔有悛心。偃然如舊。略不知改。此武王所以決意伐之。而無退志也。

劉氏曰。觀兵孟津者。所以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過。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然則進非示強也。退非示弱也。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足以知武王之退。非以示弱而襲之明矣。

張氏曰。人君者。神民之主也。今紂弗事神祇。遺厥宗廟。大則自絕于天地。遠則自絕于先王。則其爲惡。無過于此。然其昏迷。曾不自悟。乃曰。吾有民有命。言有民可以守邦。有命可以享國。此其惡之有加而無已也。惟其如此。故罔懲其侮。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紂之罔懲其侮。則有自侮之道。此武王之所以伐之也。

陳氏曰。聖人之舉事。其圖終也甚審。其發端也甚謹。堯舜之不爲惡。與桀紂之不爲善。如水之不可使熱。如炭之不可使寒。安有改過之理。武王觀兵。猶或庶幾紂有悛心者。仁厚之辭也。君臣之分。不敢以

遽瀆也。故武王退守臣節。遲以數年。紂死而諸侯歸周。亦無不可。然紂惡極矣。民窮久矣。天怒甚矣。武王不得已而再駕。亦武王之所甚病也。

呂氏曰。先儒以大勳未集。謂文王不能定天下。故勳未集。以此觀文王。卻是以利心觀文王。蓋天以肇修人紀。整頓天下。付與文王。當其天命未絕。人心未離時。文王能定。亦是大勳既集。若使紂一旦幡然改悔。率天下諸侯以朝王。雖謂之大勳既集亦可。文王既不能滅紂。又不能化紂。此大勳所以未集。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無垢曰。天之愛民。如父母之愛赤子。豈容殘害如紂者在民上。恣爲苛政暴刑。以殺斯民哉。所以作君師。以救民也。桀爲無道。則天生聰明如湯者。以乂之。紂爲無道。則天佑君師如武者。以救之。有桀必有湯。有紂必有武王。此自然之理也。天道茫然不可測。如使有一人。其德足以爲天下君。其道足以爲天下師。此豈偶然哉。君師之所在。乃天所在也。上帝愛民。爲君師者。能寵綏四方。乃所以相上帝也。寵謂使之如意。綏謂使之得所。紂在上。四方不如意。不得所者多已。是大失上帝之心也。上帝無心。以民爲心。民如意。則上帝如意。民得所。則上帝亦得所。爲人主者。欲尊敬上帝。宜尊敬斯民而已矣。故孟子曰。民爲貴。夫知武王之心者。則以爲體天救民。是武王無罪也。論武王之迹者。則以爲以臣伐君。是武王有罪也。若武王之志。志在救民。以爲有罪者。不敢怒也。以謂無罪者。不敢喜也。不以有罪無罪之說貳其心。唯秉救民之志。直行無前。雖死生不逾其志也。

張氏曰。民之有欲無主乃亂。故天佑下民。而作之君者。所以治之也。民之有常性。而克綏厥猷者惟后。故天佑下民。作之師者。所以教之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則君師之任。有罪而不妄救。無罪而不妄誅。其志在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非可踰越也。

王曰休曰。武王於此。遂以天子自任矣。以文爲受命。則己當爲天子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無垢曰。行兵之道。度彼度己。蓋非一事也。而其大體。最在力與德義而已。力不同。則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矣。豈敢言兵哉。或曰。漢光武以八千破王莽百萬。晉謝安石亦以五千破苻堅百萬。何力之有乎。曰。先王之兵。不論幸而論必。力雖若強。而理則甚弱。是可必而非幸也。此又不可不知。使力同矣。其可戰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惟何。又當度彼己之德也。彼德爲盛。則陸抗不敢犯羊祜矣。使德同矣。其可戰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惟何。曰。又當度彼己之義也。彼義爲勝。則晉文不敢犯楚成矣。使力勝而德又勝。德勝而義又勝。則有前無後。有進無退。一戰決矣。論紂之力。則億萬心。而武王乃三千一心。論紂之德。則淫酗肆虐。而武王乃聰明齊聖。論紂之義。則侮慢天地。而武王乃救民水火。以彼己度之。武王之勝久矣。不待牧野之戰。而後爲勝也。使行兵者。識此大體。其取勝也必矣。心存于利。則人各有心。心存于義。則古今一心。紂率天下于利。人人快己所欲。故雖有臣億萬。如此之多。然

惟億萬心。以其趨于利也。武王率天下以義。故雖有臣三千耳。如此之少。然惟一心。以其趨于義也。趨于利則惟知一己。安知君父。此紂自賊其功也。趨于義則惟知公義所在。安知一己。此武王所以得天下也。夫人心卽天心也。武王之心。未欲誅紂。是天意猶須暇之也。武王之心。今誓師必往。是天意必欲誅紂也。武王儻起絲毫私意以俟之。是弗順此心也。弗順此心。是弗順天心也。弗順天心。是同紂爲惡也。閱實其罪。與紂鈞耳。可不畏哉。

張氏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力之有強弱者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德之有吉凶者也。相時之宜。師出有名。此義之有可否者也。力不同。未可以論德。以強弱之勢。有所不侔也。德不同。未可以言義。以吉凶之理。有所未辨也。故力同。然後可以度德。德同。然後可以度義。武王以一心之三千。當紂億萬心之衆。則周之力爲強矣。武王以世世修德。比紂之貫盈之惡。則周之德爲吉矣。奉將天命。以誅無道。則周之義爲可知矣。雖然。武王之伐紂。非出于一人之私意。實天命而已。天命之不從。則弗順天者也。弗順天。則其罪與紂等矣。

陳氏曰。力均則以德勝。德均則以義勝。今紂三者皆無。

呂氏曰。天下事本是心。人心離便是獨夫。人心合便是天子。民心離合。都不干民事。人君有以統屬之。武王能統宗會元。自然一心。紂不能統屬。自然爲獨夫。只是一箇心。到紂之衆。如何會有許多。蓋紂私心外蔽。天下衆心。皆無一箇總攝去處。宜乎人人自有一心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無垢曰。以弗順天誅紂。則武王之罪與紂同。所以武王夙夜祗懼。而不敢已。是以此意告于鬼神皇天后土。而以爾有衆。致天罰于紂也。致天之罰。以言非出己私也。夫天之伐紂。豈諄諄然命武王哉。視民之所欲而已。民不堪紂之暴虐。如在湯火中。日夜欲出紂之心。如決疣潰癰。民之心如此。武王之心亦如此。天以民爲心。民心如此。則天之心可知矣。何以知天之心如此哉。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于是武王告友邦冢君及御事庶士。以天意如此。弗可已也。予一人意已決矣。爾輩庶幾弼助我。以成此大功。蓋凡舉事。莫不有時。欲四海永清。顧難得其時耳。今天意將清四海。此時豈可失邪。蓋紂之所爲。實腥臊宇宙。穢濁天地。去紂一人。則四海永清矣。

張氏曰。紂爲無道之甚。武王以天命行天討。可以無畏矣。猶曰。夙夜祗懼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不畏者已也。畏之者所以同于人也。

呂氏曰。天之於民甚親。得天人之際處。源清則流清。紂是源頭。去得紂。便是永清四海。時不可失。是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意。

尙書精義卷二十五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無垢曰。夫人之情。不警則不奮。誓所以警之使奮也。既渡河。是此心有往而已。然則當大敵。豈可畏乎。故此誓數紂之惡。使之忿怒而勉其畏懼。又使之警肅。終于成功。知機會之微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無垢曰。吉人凶人。雖所趨不同。然于善惡有殊。故其致力。有不可當者。其爲善惡之心。至有日力不能供其所欲者。昔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吉人爲善之心如此。紂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其爲惡之心。如此亦足矣。而其欲未有滿者。至于爲長夜之飲。嗚呼。周公與紂。其惟日不足之心則同。其爲善爲惡之心則不同。使紂移爲惡之心以爲善。則聖賢可立至也。

張氏曰。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此吉人之爲善。惟日不足。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此凶人之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也。吉人凶人。爲善爲不善雖殊。其窮日之力。以盡心力而爲之。則一矣。此所以皆言惟日不足也。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此所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之謂也。

呂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吉人者。其等級固不同。孟子謂可欲之謂善。惟可欲識善之端。自然孜孜無頃刻安。正君子自強不息之意。凶人雖是殘賊善端。大者暴惡淫放。以縱耳目之欲。雖不知善。亦未嘗息。未雞鳴而起。孜孜爲利。是孰使之然哉。此亦是不息道理。則是他失了本原。用得不是耳。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凶人雖去道。然亦不曾離道。聖人言語。所用不同。所發則一。矢口成言。無非是者箇道理。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無垢曰。嗚呼。天將亡商。必生力爲惡者。以破壞其社稷。有前世昏君亂主。所不能到者。犂老人所憐敬。紂乃播棄之。罪人人所憎惡。紂乃昵比之。是其性專與凶人合。而見吉人。如見仇讎也。如此趣嚮。日日在惡逆中行。安得有仁義邪。往往于愛人濟物事。略不肯一注其心。而于刻薄凶暴事。則心開目明。攘臂而爲之矣。國之亂君。家之敗子。類皆如是。可勝歎哉。有隋煬帝。則有虞世基、宇文化及。有武后。則有周興、來俊臣、索元禮。有德宗。則有盧杞、裴延齡、皇甫鎛。此自然之理也。飛廉、惡來、九侯、崇侯、何世無之。特無紂以倡之耳。然則紂淫酗肆虐。爲宗主于上。則飛廉、惡來。鼓舞得志。相與倡和酬酢。以變聖賢之舊俗。一爲無道之時。其勢如決積水。如轉圓環。時又何難哉。夫臣下影也。而形在上。臣下響也。而聲在上。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皆紂淫酗形聲。凝結成象也。既脅權相滅。則受刑之人。其間無事者衆矣。所以皆呼天告寃。其痛切之意。易于感格。此紂凶穢之德。所以彰聞于上天。而不可遏。蓋人與天地常相通。

人心和平。則天地之和應焉。人心怨憤。則天地亦爲之怨憤矣。人主其可小失民心哉。失民心是失天心。失天心則社稷傾矣。可不畏哉。

張氏曰。法度者。上之所守以治下也。故自度治民者。中宗之所以享國。盤遊無度。太康之所以失邦。今紂至於無度。則力行之。力行無度者。總衆惡而言之也。

呂氏曰。天下之理。公則一。私則萬殊。君子以道義相期。以國家相勉。所謂越宇宙而同心。若小人特以利相聚。相爭相奪。必至滅亡。如李林甫、楊國忠。其禍必至于延及無辜。不惜社稷顚覆。生靈塗炭。人民至于怨咨之極。無所告訴。所以皆呼天。以紂旣如此。臣亦如此。罪合爲一。故臭穢之甚。彰聞于上。大抵爲善爲惡。皆有成熟時。爲善熟時。便是至德馨香感神明。爲惡熟時。便是穢德彰聞。養于中。發于外。非一朝一夕之故。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無垢曰。紂不體天心以害民。如此是紂爲失職。天不能誅紂。使紂肆虐。是天爲失職。武王代天。實以誅紂爲職。以惠民者也。其可以私意遏其大命。使人久在湯火中乎。嗚呼。人主奉天。不止犧牲玉帛壇場器皿而已。專以惠民爲主。使合四海之內。人人安生樂業。歡聲和氣。洋溢于天地間。日日南郊。時時見上帝也。其奉天莫大焉。若夫夏桀。不能順天心以惠民。而流毒虐於下國。夫惟天惠民。而桀乃流毒下國。是逆天也。天其可已乎。所以佑命成湯。使湯代天以降黜夏命。而爲有商。嗚呼。使人能得天心。天下

未有不歸之也。浮、過也。是紂罪過于桀也。然而豈特此哉。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以至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是不畏上帝。不畏天地。不畏祖先。與凶盜同其心。其罪如此。桀有之乎。

張氏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此天之所以惠民也。人君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此辟之所以奉天也。天佑民而惠之。辟奉天以仁愛。斯然後足以享天心。而爲天之子。有夏桀弗克奉天。流毒下國。則失其爲辟之道也。此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而使之簡代夏以作民主也。桀之爲惡如此。比之于紂。又有甚者也。

呂氏曰。君能代天理物。裁成輔相。無一不得其所。便是君之本職。桀惟不知惠民奉天道理。是以不能奉天。雖毒而不恤。桀既不知有天。則亦不知有民。惟湯能奉天。化民以寬。故天命湯伐桀。武王歎息。天立君。本職爲惠民奉天。如此分明。桀之爲惡。如此分明。紂富自警戒。今卻增其惡過於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無垢曰。東坡云。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于帝乙未即位之前。以禮言之。當與紂均爲嫡子。而微子長。故成王命之曰。殷王元子。東坡之意。以謂微子去國。是殷落去一元良矣。深可惜也。夫微子所以去者。乃紂剝喪之也。賊虐諫輔。謂殺比干也。殷之朝廷。有此三大人。而一去、一死、一囚。是自翦其羽翼。而招天下之兵也。謂已有天命。故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謂敬不足行。故荒怠弗敬。謂祭無益。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謂暴無傷。故作威殺

戮毒痡四海。小人爲惡。皆自爲說。蔑視四海古今爲無人。敢違天下萬世之心。立此四則無稽之語。以快其所欲。今取夏王故事以行。則紂之降黜。豈可已哉。蓋天下之理。雖聖人君子。曉然知其可行。而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紂之可誅。在武王已無疑矣。使武王無夏以爲據。民豈肯遽然從乎。蓋以臣伐君。天下異事也。故武王拳拳以有夏爲言。以見我非私創此舉。乃從古已有之矣。

張氏曰。前言我生不有命在天。至此則又謂。已有天命。是其昏昧之甚。而暗於天者也。前言罔懲其侮。至此則又謂敬不足行。是其狎侮之甚。而忽於人者也。由其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則其甚遂至于謂祭無益。由其降災下民。敢行暴虐。則其甚遂至于謂暴無傷。夫桀無道。而湯伐之。紂之所監。在此而已。故曰。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孟子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其此之謂也。

呂氏曰。武王之心。與紂之心。相去千百里之遠。紂天命去。人心離。諸侯解體。尙責命于天。武王上天眷佑下民。歸之。諸侯皆來服從。武王尙不敢必天之歸我。其不敢必之辭也。武王所以造周。在天其一句。紂之所以亡。在己有一句。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無垢曰。以臣伐君。天下之大疑也。天下雖以紂暴虐。欲武王伐之。以脫湯火之厄。然其心之疑。豈少釋

哉。唯夢與卜。可以解天下之疑。卜自古聖人以之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也。夢非若卜之可據也。其信與否。夢者自知之耳。乃以號令天下可乎。東坡曰。高宗言夢。文王言夢。孔子言夢者。其情性洽。其夢不亂。其說當矣。蓋天下之所信者聖人。而不在夢。以信聖人故。其夢亦信。夢卜相協。是休祥之沓來也。其勝商又何疑哉。夷人、孔安國謂平人。平人謂凡人是也。心謂本體。德謂作用。心德皆離。則本體作用。皆不在紂。人人自爲計爾。心德皆同。則本體作用。皆在武王。無非爲天下國家計也。意言商人雖多。而心德皆不歸紂。周人謀治者。雖止十人耳。而心德一歸于武王。以此十人。奇偉卓絕。勝億兆凡庸自爲之人何難哉。故有天下者。是最忌失人心。人心既失。則其所趣嚮。所謀畫。不在我。不患德不同。所患心不同耳。心既已同。則德不期而自同矣。紂之爲惡。豈無與之爲肘臂耳目。親如骨肉者。周、至也。就紂之所謂至親者。雖億萬之衆。皆足以敗亂國家。喪亡天下耳。豈如得一仁人之可恃也。夫紂所留爲心腹者。乃飛廉、惡來耳。而所謂三仁者。一去、一囚、一死矣。其何所恃邪。

臨川曰。夫武王之仁。豈不足以勝商。以其夢卜戒者。抑知末之不可以已也。　又曰。荊公問泰誓稱亂臣。則曰同心同德。戒夫子。則曰一德一心。先後何以不同。然同與一。果有辨乎。文公曰。同若易所謂同歸之同。一若易所謂一致之一。亂臣與武王無異意。故言同心同德。心同而德無不同故也。方其戒之。則欲其無二事。故言一德一心。德一而後心一故也。

張氏曰。夢吉而卜吉。此夢與卜之兩相合矣。夢卜既協。而又合于休祥。則周之勝商必矣。

陳氏曰。周公、太公、召公奭、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九人。其一人。孔子謂婦人焉。鄭康成輩。皆曰。婦人爲文母。夫文王九十七而終。至武王伐紂。則又歷年矣。使其母尚在。當百餘歲矣。此其言不可考。不知所謂婦人者。果誰歟。余不敢臆說。然則婦人何預武王之治亂。蓋婦人治內。周公太公治外。故俱謂之亂臣也。

王氏曰。天意其以我爲天子而治民。我得夢合于我卜。是重疊有休美吉祥。若加兵于商紂必勝矣。

呂氏曰。紂以眇然一人之身。雖有強力。如何當得天下離散之心。其億兆人。自是億兆人。紂乃億兆人數中之一人爾。豈能獨存。武王之臣雖三千。皆同心同德。無毫釐之間。其與紂臣不相繫屬。各自一心爲不同。此周所以興。紂所以亡。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無垢曰。夫天之以民爲視聽。是以古之王天下者。不區區求合於天。一視民之心如何耳。武王之心。天之心也。因民之心以取紂。豈有一毫私意哉。順天之心耳。天心安在哉。民心是也。天之視聽。一自民而已矣。今之伐紂。縱民之視聽。不富有過差。非民之罪也。是我一人信之之過也。夫合天下之視聽。以爲視聽。豈有過哉。曰不然。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以伯夷而觀。凡百姓以伐紂爲心者。皆不能無過也。武王所見。與伯夷不同。武王所見者。當日天下之心。伯夷所見者。後世亂臣賊子之心。不有武王。何以救當日之急。不有伯夷。何以立千古之教。然伐

紂之過。武王所不敢辭。此過也。是湯所謂慙也。

王氏曰。自從也。天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從我民之所聽。謂民視聽于周家。天必從之。以有天下。民有過乃在于己。豈可不伐紂。以正百姓乎。今我所以必往伐紂也。此武王以天下自任乎。

呂氏曰。天之視聽。元不是高高在上。凡民至公之視聽。便是天之聰明。是天無一日不在民。今百姓有過。武王豈敢不任其責。當時渴者求飲。飢者求食。亂者求治。皆委身於武王。百姓不幸。身在紂殃禍中。此過之極。武王既任甚重之責。豈可不往攻之。此天命武王端的處。武王上畏天。下畏民。自說不得不往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無垢曰。蓋君子舉事。當審於未然。於臨事而不決。其害可勝言哉。天下事自有機會。機會已到。安可失也。前日伐紂。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知機會未至也。故退師以俟其改過。及罔有悛心。而不畏天地宗廟。乃與凶盜同心。今日之伐。不可與前日同。故此篇主在必往。而不復疑貳而已。如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此有進無退。決取之意也。以紂爲凶殘可乎。曰。此非武王之言。乃天下之言也。武王特宣天下之言耳。自後世觀之。方且以臣伐君疑武王。而武王偃然。謂我此殺伐。有光于湯。此武王所以爲聖德歟。學未至此。第當誦伯夷叩馬之歌耳。以天下之同心伐紂。是天下叛紂矣。復何畏于紂。亦何非敵之有哉。夫紂豈武王敵哉。而曰。勉哉將士。無或懷不畏紂之心。寧執我非紂敵之志。以伐之何也。曰。使

將兵懷不畏之心。懷紂不能敵我之心。則輕慮淺謀。事未可知也。此行兵也。性命生死。止須臾間耳。豈可不愼哉。百姓以紂之暴虐。動或族誅。今在商邑。懍懍然。常若顚墜于淵險中。不可一日生也。此所以言若崩厥角。民心危苦如此。武王以民爲心。其得坐視不拯救乎。

蕭氏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無乃弱乎。曰。君子臨事而懼。況于誓師乎。雖以至仁伐不仁。輕敵則未必無禍。凡湯武之誥。類此者多。

呂氏曰。武王翦伐湯之子孫。傾覆湯之社稷。謂之湯之讎可也。然而湯之心。便是武王之心。武王之事。深合湯之事。子孫不賢。使武王不取。豈無他人取乎。亦尤于武王。以湯出夏之心觀之。亦與武王伐紂一也。武王能體湯之心。所以見得有光于湯也。學者能體武王揚武伐張之意。則孟子之養浩然之氣。曾子之大勇。不過如此。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無垢曰。心德二三。則所向無成。蓋古人先貴於謀。謀之既深。則利害成敗。纖悉微茫。備豫防閑。已無遺策。如是舉事。則規模于心。發用於德者。一皆決斷而無疑矣。夫功有一時之功。有萬世之功。若武王伐紂。取塗炭之民。付之安平之地。立此法則。爲萬世人主之戒。豈非萬世之功乎。以克永世。其意遠哉。

史氏曰。天下有一戰之氣。作是氣者。不可不嚴。人臣有萬世之功。圖是功者。不可不勉。夫以仁義之師。而伐暴虐之國。此心此德。天下當不約而同。建立厥家。安定厥邦。使其功傳世。則又人臣之願望也。商

郊之誓。其辭甚嚴。勉之不及者。是欲作其一戰之氣。而爲萬世久遠之圖也歟。

呂氏曰。誓已畢。又再提起一德一心說。要其用志不分。以成無疆之業。紂之亡。只是離心離德。武王之興。只是同心同德。是以前既說惟一心了。又曰。同心同德了。到此復曰。一德一心。再提起分明說。恐人懈惰。敝失而不知勉也。無同之之道。則衆不如寡。無親之之道。則親不如疏。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無垢曰。三篇之誓。細讀之皆有次序。上篇言受罔有悛心。不可不伐之意。中篇言既已渡河。不當中輟之意。下篇言紂罪惡如此。不可不誅之意。其曰時厥明。謂戊午之次日。大明而誓也。大巡六師。以明誓之。則其意之所在。無不曉然知之也。　又曰。天道之于義。其吉凶禍福。各以其類而至。厥理甚明也。禹之征有苗。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之伐桀。其誥多方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其意正同。但其辭有詳略爾。

呂氏曰。古人見得天甚分明。湯之顧諟天之明命。此湯見天分明處。武王言天有顯道。此武王見天分明處也。若夫不知天者。則見天子恍惚渺綿中。不可致詰。何者。惟壽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厥類惟彰。便是顯道。大抵善惡各有其類。爲善降之百祥。蓋祥者善之類。不善降之百殃。殃者不善之類。是聲氣之相感召也。元不干天事。天未嘗有意於賞善罰不善。善自致祥。惡自致殃。未嘗有心於作福

威。因他有善而福之。因他有惡而威之。所謂述之者天。作之者人也。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無垢曰。狎謂近而褻之。侮謂玩而慢之。狎侮五常。是狎侮上天也。其爲人可知矣。荒謂惑亂。怠謂懈惰。弗敬荒怠之本也。尊履五常。以敬行之。其心爲如何。此人也。天之所與往來酬酢者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豈天絕之哉。自絕于天而已。夫天卽五常也。五常人人具有。是天未嘗絕人也。紂乃狎侮之。自絕于天矣。夫人所以皆愛皆敬。固結而不可解者。以有五常爲之造化也。狎侮五常。則上下尊卑。邈不相接。而皆戕皆虐。相憎怨而不已也。然則結怨於民。以其中無五常爲之運用耳。朝涉者有何罪。比干之諫。爲身謀邪。爲天下國家計邪。斲觀其脛。剖觀其心。是以殺人殘忍。爲戲玩之具也。以德爲威。則君子見其德。小人畏其威。作殺戮爲威。則無辜者被其毒矣。紂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德安在哉。知天下之不服也。乃作殺戮以威之。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武王一倡。而四海和之。卒有燔身懸首之禍。是紂毒痡四海。而四海亦毒痡紂矣。出乎爾者反乎爾。信哉。小人得志。此姦邪所以有崇信之榮。君子不肯順。此師保所以被放黜之辱也。于紂之時。而被崇信。可見其無恥。于紂之時。而被放黜。可見其所守。朝廷之上。姦邪充滿。而有道有德者。乃無一人焉。心各有趣。趣在高明。則典刑乃吾施設。豈有一日而忘典刑者。正士乃吾親友。豈有一日而忽正士者。趣在邪僻。則典刑乃若桎梏。此所以屏棄之。正士乃若仇讎。

此所以囚奴之。蓋典刑之士。每止人之縱恣。拂人之私欲。是以聖賢之君。常尊敬。淫暴之君。常疾視也。紂心淫暴。宜其所趣向。至於如此。

周氏曰。天非絕紂。而紂自絕于天。民非怨對。而紂自結怨于民。

呂氏曰。大抵天下之生。未嘗無對。生者死之對。存者亡之對。有可以益人之生者。稍悖之。則入于死地。有可以固人之存者。稍悖之。則入于亡地。五常者。有生人之功。而又可以固人國之理。紂既自避其所生所存。自然入于死亡之域。而不自知。學者之於五常。固非所以避死而求生。避亡而求存。蓋紂之所爲如此。豈能一日生。正如魚之失水。卽入於死。五常者。所以綱維人之心。而敬所由存也。使綱維一有懈弛。如何知敬。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天之理也。紂既不知敬。自然絕天。是與天大段相遠也。朝涉之脛。則斮而不恤。賢人之心。則剖而不顧。作威殺戮。言其惡念之熾。毒痡四海。言其惡念之廣。此是紂爲惡成熟處。紂終日去小人路上行。凡是小人機械。紂日日見之。姦回之人。自然崇信之。紂既爲惡。見耆舊老成人。可以爲師者。反視以爲禁制紂者。必放黜之。而後已。故視先王典刑。亦如拘繫之物。必屏棄而後已。囚奴正士。專爲箕子言。謂箕子雖有拳拳不忍離王室之心。兼是太師之尊。而至於爲奴隸。紂之無忌憚可見。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無垢曰。心各有所重。重于此則輕于彼。重于道義。則必輕于邪僻。是以敬天地尊鬼神。而于婦人女子。

常恐其汙己焉。何暇與之周旋乎。重于邪僻。則必輕于道義。此紂所以區區作奇技淫巧。以悅一婦人。而郊社至于不修。宗廟至於不享也。　又曰。上帝之於人主。蓋猶父之於子也。子有所欲。其有不順者乎。其或所爲叛道。所行不義。上帝亦未遽至於斷絕其命。下喪亡之誅于紂。豈得已哉。以其窮凶極惡。須暇之五年而不改也。故決然。相武王以誅絕之。　又曰。至是知武王之意以順天。則在腹心之士。孜孜奉我一人。以行天罰耳。蓋武王率西土之衆。而西土之衆。率四海之衆。孜孜以奉武王。則四海皆孜孜。隨西土以奉武王行天罰矣。是則化四海。止在吾左右前後耳。左右前後不從。而欲率四海。豈理也哉。

張氏曰。紂之爲惡。至於此極。此上帝所以弗順。降是喪亡。于是假手于我有命。則我之誅紂。蓋亦奉將天罰者也。

呂氏曰。大抵人立乎天地之間。郊所以祀天。社所以祀地。宗廟所以報本反始。是謂能盡人道。紂于人道既亡。則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宗廟。方且蕩然夷居。故奢侈之心。日新月加。技則日欲其奇。巧則日欲其淫。至于以悅婦人。自惡念至此。而自不知已。所謂瞽者善聽。聾者善視。類絕一源。用力百倍。何故。瞽者既不能視。則專于聽。聾者既不能聽。則專于視。紂之心既不在于郊社宗廟之事。自然於奇技淫巧者一邊下工夫。　又曰。當時西土之衆。八百國之諸侯。其初從武王。亦是無私意。皆所以應天順人。討紂不容己也。使有一毫怠心。則便失天心。失天心。便不是天討。大率人之心。于臨事之